

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

中華文藝界

抗敵協會。

中之特殊

東渡

鹿地亘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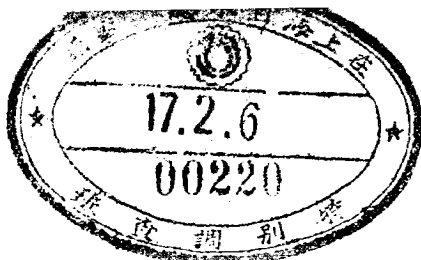
七年三月廿日

謝子管寫



783.18
157-157

783.
669-
2



B1
2
1

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

現實社編



現實出版社刊行



3 0661 5778 9

目 錄

歡迎「中國的友人」.....	一
關於鹿地亘.....	一〇
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亘.....	一八
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先生.....	二四
聞鹿地亘氏講演感言.....	二六
現實的正義.....	三〇
「從防共的聖戰」到「驅逐白人的聖戰」.....	三五
日人反戰情形.....	五二
使人哭泣.....	五五
在各團體的歡迎席上講演詞.....	七一

送北征……………七七

頌香港……………八二

廣州寄到武漢……………八四

西崽的故事……………八六

783.18
669-123
R

1

歡迎「中國的友人」——鹿地亘

八二三的深夜，我給大炮聲驚醒過來，再也不想睡了，起來獨自在房裏坐立不安，在房裏不住地來往踱着，眼看着黑夜隨着越來越激烈的砲聲漸漸消逝，光明終于到來了。外面下着雨，我披上雨衣，在冷峭的晨風中趕往友人家去。

最先去的是魯迅先生家裏。景宋先生聽到砲聲也早起來了。我們帶着喜悅和惋惜的情緒，談了一些話。民族解放的神聖的砲火終於響了，可惜一生站在民族解放鬥爭最前哨的魯迅先生聽不到着。

「鹿地亘，池田幸子怎麼樣了？」最後我問起這兩位日本友人。那幾個月我正在閉門譯書，輕易不出門，許多朋友都只在心裏記掛着。我知道鹿地他們已搬到法租界來住，但我沒有去看過他們，滬戰爆發的前數天，上海的民衆已頗激昂，我很爲這兩位日本友人的安全擔憂，雖則他們倒真是中國的友人。

「鹿地夫婦原想回日本去工作，早幾天把法租界的房子也回報了，打算搭船回去，但是他們一回到北四川路就給日本憲兵跟上了，於是他們又逃到法租界來，可是他們屋子已經退



(南)

了，現在不知道住在那里。」景宋先生說着，也爲着他們的安全，十分焦灼。

鹿地在前年一二月間從日本化了裝逃到上海來，埋頭研究中國的新興文學。經了魯迅先生的提議與介紹，按月給「改造」翻譯一篇中國前進的新作家代表短篇，周文，歐陽山，沙汀，蕭軍，吳組細，冰山等等的作品都是經了他的苦心翻譯，才介紹到日本的文藝界，並且激動了他們。他一邊還在努力翻譯「魯迅選集」。他每天工作到深夜，冬天半夜後火鉢中沒有炭了，就凍着工作，那種苦幹的精神，常常促起了我的反省，使我覺得不勝慚愧。魯迅先生逝世時，他和我們同樣地感到深切的悲痛，幾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如譯文上發表的「魯迅的回憶」，作家上的「魯迅和我」，不僅充分地顯示了他對於魯迅的感銘的敬意和深切的理解，也顯示了他對於中國的革命文學的愛護的熱忱和充分的理解。後來日本改造社出版「大魯迅全集」六大卷，他一個人的翻譯差不多占了半數以上。在日本，假着「支那通」的照牌，作軍閥政客的喉舌，藉以釣名取利之徒，是不少的，而真正同情，理解，愛護並竭力幫助中國民族與中國新文藝的人，爲數不多，而鹿地便是其中爲我們盡力最多而最有成績的一位。

池田幸子和鹿地亘同居着，她的中國話說得比鹿地好，於翻譯上和生活上給他很大的幫

助。這一對在清苦生活中努力於介紹中國新文學到日本去的朋友，（他們的工作使日本一般讀者對中國有個新的認識）除了言語，外貌以及一些習慣不同外，我們早把他們視為我們自己的兄弟姊妹了。

去年春天，他們一方面爲了希望和中國的前進作家多多接近，同時也爲了脫出日本警察監視的範圍，便搬到了法租界來住。上海文化人大半都住家於法租界。

但滬戰爆發後，他們是陷於苦境了。不論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態度，他們的言論和我們同樣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反對日本的法西斯軍閥侵略愛好和平的中國，但他們的外貌，他們的言語，終叫人一看就知道是日本人。日本的軍閥正在瘋狂地用飛機大炮濫行轟炸我們非武裝的無辜的平民的時候，這兩位一看就知道是日本人的「中國友人」，要在中國人民中間生活，也就成了冒險的行徑了。

爲了這一點，我常常記掛着他們，也常常爲他們擔憂。當時我獨自住在一個美國人家裏，地方很清靜，我自己雖不在家裏吃飯，也略備了一些米煤，因此我心裏老是在想，假如他們找不到住處，我這裏倒可以暫時住一下，因爲我相信他們決不是奸細，我也有自信決不會當漢奸。不僅爲了道義，也爲了珍愛，外來的抗戰的力量，我們應該用我們的生命保護這兩

位和我們站在同一陣線的友人。

以後我遇到熟人，就打聽他們的消息，但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的行蹤，不知他們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十月十五日我把「魯迅逝世紀念冊」全部付印之後，就離開了上海，赴乍浦前線去，在炮火中鍛鍊，在轟炸中學習與過去的一切是暫時告別了。但深夜偶醒，故人的面目浮上心頭的時候，往往夾雜着這兩位異國的友人。

上月我從杭州到漢口，小住幾天，跟幾家報館和雜誌社接洽一下之後，又匆匆離漢，預備趕回東戰場前線去，路過武昌，遇到和鹿地他們有來往的熟人，我又問起他們的消息。

「一提起他們，我就心痛；」那位朋友不安地說。「我把前後的經過告訴你吧。」

「他們在上海開戰之前，本想偷偷地回國去進行反戰運動。所以本來住在法租界，把房子也退了，回到北四川路底的老住處去等船，但一到北四川路日本警察就注意他們，跟隨他們，因此他們終天躲在家裏，一點不能活動。到開戰的前一夜，所有的日本人都被趕到北四川路上的日本小學，預備第二天送上軍艦，但鹿地他們不願被公開地送回去，這對於他們是很冒險的，這等於送他們進牢獄，他們就藉口還有東西放在家裏，從日本小學裏逃出來，一

直向向北四川路橋跑，終於又逃到了法租界。但是他們房子已退租，沒有地方住，第一晚在一個熟人那裏就攔一夜，第二天就有人去報告，說某人家裏住着日本人，他們就立刻搬出住到我們這裏來，但我們住在俄國人家，裏面也有中國住客，僕歐又是中國人，非常不便。但叫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呢？而且他們又沒有多少錢。於是我們記起在戰前有一位被希德拉政府驅逐到上海來的德國醫生，曾經說過在萬一的時候可以住到他的醫院裏去。因此我就去找他，略略說明後，他就答應了。

「我回到家裏把這好音告訴他們，就坐着等天黑，要天黑了才敢送他們出去。在事前，我叮囑他們路上千萬不要講話，因為汽車夫曉得了他們是日本人，也許會出亂子。後來我陪他們到醫院，但那位德國醫生也許也胆小起來了吧，不敢收留他們。那時天又下着雨，屋內外到處是中國人，他們處處有危險，我陪着他們，又無力幫助他們，心中和他們同樣的難受。德國醫生不能留他們住，就自己跑出去給他們找房子，他去找到一個俄國旅館，每天四塊錢，先交五天吧，當時實在無法可想，只得住進去。我把他們送到旅館之後，答應第二天再去看他們。」

「第二天我就賤約去看他們。他們的房間，又大又漂亮，但他們畏縮地躲在一個角落裏

。好像老鼠一樣。看到我去，真好像從心裏感謝出來似的歡迎着我。他們低聲說話，不敢叫門外人聽見。四周雜居着中外國人，但僕歐都是中國人，他們見到兩個日本人住在這裏，是會懷疑的。他們這樣不出門，不說話，躲在那間極漂亮的房間的角落裏，住了十天，門外時有人在偷窺窺視，他們知道假如一落在日本警察手裏，他們的生命就完了。」

「鹿地當時的態度怎樣呢？」我插嘴問。

「他的態度好極，他會幾次三番要我們設法，找工作給他們做。他們竭誠地願意和我們站在同一陣線，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只要有益於中國，只要我們把他們當作朋友人看待，他們願意担任任何艱難的工作，鹿地甚至於說他會打機關槍，他願意用機關槍來回答屠殺中國人民的日本人。但你知道，我們可無能為力，我們不知道怎樣才能把我們這番好心苦意表明出來。我們去找一位要人幫忙辦理這事情，而這事情非常急迫，回音却遲遲未來。我們也想去找郭沫若先生。我們知道他一定能幫忙，但那時湊巧他到南京去了。後來鹿地甚至願意用苦肉計。他在那種情況之下，仍然不斷地在寫反對日本軍閥的文章，那些稿紙在房間裏到處亂塞，生怕給日本偵探來找到，他就拿了這些文章，自己坐汽車直接開到警察局門口，向警察表明，他是日本人，但他反對日本侵略中國，他過去的工作是反帝，現在依然一貫是，

而且更加堅決。他願意發表這些文章，只要不落在日本人手裏，他願意聽憑中國政府無論怎樣的處置他們。只因爲他把望着我們還有較穩妥的辦法，所以他才沒有實行。」

「你要知道，日本人是偏狹的，他若是用了機關槍掃射了他們的同國人，不論將來日本是勝是敗，他是回不得日本去了。」

「他確是不想再回日本去，在日本等候他的，只是牢獄與死亡。」

「那就容易多了，你們沒有把這事情辦好，真是……」我略略帶着一種呵責的口氣說，「這不僅爲了朋友，他們處在敵我兩國的夾攻之中，真是比坐牢獄，比死還要難受；也爲了有利於我們的抗戰，他們在日本有相當的地位，他們這種舉動，無疑地將影響到前進的知識份子和作家們。而且他們又有充分能力幫我們工作，他們可以用日本話播音，喚起日本民衆的覺醒，他們可以用日本文寫傳單，引起日本士兵的反擊，他們可以給救亡日報寫文章，這篇文章的力量勝於我們的千百篇。日本前進作家反對日本軍閥進攻中國，這不是一個最好的國際宣傳麼！」

「他們甚至願意以自己的血肉來保護中國，爲中華民族解放戰爭而戰鬥。假使中國有如西班牙的國際縱隊，無疑的他們將是最毅勇的戰鬥員。」

「以後怎麼樣呢？」我急於要知道他們以後的情形。

「住了十天之後，他們的錢也完了，而且十天不出門，住着這樣悶氣的房間，既不見他們出去吃飯（他們只在房裏啃麵包），又沒有一個人來客往，誰也見了要起疑的。鹿地等着我們沒有辦法，他只得拚着命自己出去設法。」

「以後怎樣？」

「以後是沒有消息了。」

「那真不知是生是死哩。這事情辦得不好，我們對不住這兩位朋友。」

「所以我想起這件事就心痛，我們真的對不住他們。」

我們相對木然，我看到，爲此非常難過，我也不願意再提了。

當天晚上，我就離開武漢，預備經湘赴浙，回到前線去，在長沙湊巧趕到茅盾先生從廣州來湘，我又問起他們，茅盾先生便告訴我，他知道他們的消息，他們已出險，現在南方，仍然在等待我們的好音，他們在任何艱苦的情形之下，不變初志，只要一息尚存，始終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我們不是正應該張開兩臂，以最熱情最至誠的心情，歡迎投入到我們同一陣線裏來的敵

士麼？

在征途中，草此短文，希望這微弱的呼聲，傳達到黨政軍的賢明的官長以及社會上和文
化界有力的人士，給他們切實的幫助。

一月二十一日晨四時在長沙

（錄自羣衆第十期）

關於鹿地亘

胡風

譯完了鹿地君寄來的兩首詩和一封信，心緒總不容易平伏下來，夜未深，紙煙未盡，還是接着寫一點什麼罷，雖然這也許只是我個人底一點隨感，不能作為對於鹿地君的介紹。

鹿地在日本唯物主義的文化運動陣地裡出現，是一九二六年，據他自己說，比藏原惟人要早一年左右。此刻我手頭沒有普羅文藝辭典，不能說出他底經歷，但自那以後他沒有從革命的文化陣地離開過，却似乎是事實。不過，當我在東京的時候，無論是普羅科學研究所或作家同盟，我們都沒有見過面，雖然那時他負着作家同盟書記長的責任；我們第一次會見的時候反而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的上海。

有一天，魯迅先生對我說：「鹿地亘到上海來了，說是想見一見，怎麼樣？」於是約定了時間，而且在約定的時間見面了。地點是內山老板底住宅客室，同坐的還有鹿地君寄居的主人，新聞記者日高。他向魯迅先生提了一些問題，顯然他底目的是想明瞭中國文壇和文學運動底狀況，但談話却似乎發展得很散漫，變成了隨便的談天。現在只記得一點：他說，日本以前對待文化運動者雖然殘酷，但只要聲明了不參加政治活動，就可以保釋出獄；現在

不同了，非得承認在文化活動裏面也放棄唯物主義的觀點不可，他自己就是最初地善當作了這樣的槍把子。……

當時我們並沒有問他最近一兩年來在國內的鬥爭經過和怎樣到上海來的，但他却在上海留下了。因為，那時候魯迅先生已經和改造社約好把中國底青年文學介紹到改造上發表，這翻譯工作就委託了鹿地和懂得中文的日高，而鹿地自己也想翻譯一本魯迅雜文底選集。

原來中國作品底介紹，是由我提出候補篇名，經魯迅先生決定，鹿地和日高譯成了以後再由魯迅先生校對的。但因為魯迅先生底工作繁忙和舊病底復發，當時接受了魯迅先生底同時也是我底一位友人底勸告，第一篇以後，選定和校對的工作就完全由我擔任了。由於這以及魯迅雜文底選定和校對，大約在那次見面的一個多月以後罷，我第一次走進了他那時已經和池田幸子同居在一起的寓所，一家外國人底小小的二樓裏面。

那以後，差不多每星期有兩三次甚至三次以上的見面，而且每次至少也得在一起工作兩三個小時。時間一久，就比較熟悉了，每每在工作之前或工作之餘，我們放縱地談開天，如過去鬥爭經過底回憶，文藝理論，作家或作品底印象，以及日本或中國底文壇怪人底可以消愁解悶的珍奇事件。：：但有一次，他談起了他到中國來的經過。在監獄裏住了一年多，

走出來一看，日本社會完全變了，他站在那裏面鬥爭了十年左右的陣線潰亂了，舊的戰友，或者萎縮，或者被限制得不能動彈，只有很少數的還在孤軍苦戰，……失去了崗位，又沒有生活的道路。但他那時候却望見了中國，記起了中華民族底命運和日本勞苦大眾底命運的密切的關係。於是他想到中國來，就是能够在上海街上走一走看一也是好的。恰好那時候有一個盤脚的舊戲班子要到青島，上海，來邀他底學跳舞的妹妹加入，他就要求他底妹妹把他介紹進去。老板繃繃眉頭，說如果他會打劍，可以臨時做做配角，被「武士」攻擊幾下就一敗塗地，也就是中國舊戲裏面的「跑龍套」的脚色。他硬着頭皮答應了。但盤費還得自己拿出，於是他跑去找原是作家同盟底中堅人物：現在經管着一種自稱為「左翼」雜誌的作家。那位作家答應了，可以借給他十圓，但得請他幫幫忙。談到這里他忽然問我：

「你說他要我幫什麼忙？」

「無非是缺稿的時候要你多寫一點。」我根據我底實貴經驗這樣推測了。

「哼，想得好便宜！他那時候要和人打架，組織了一個拳力團，要我加進去打人呀！」我吃了一驚，但隨即好奇地問了：「那麼，你答應了沒有？」

「答應了。」

「去打人沒有？」

「有什麼辦法，打了！」

我們一齊哄笑了，但那哄笑裏面却抖動着道一悽慘的寒流。於是他談到在戲班子裏的寒儉生活，以及一個扮女角的男子怎樣和女人一模一樣，把他當作「戀愛」底對象，拚命地向追求……

最後他臉色陰沉地結束了：

「是這樣的日本，我再也不想回去了。鬥爭罷，但是面孔被狗們認得爛熟，動也不能動的。……所以，到上海來能夠見着你們，不曉得是怎樣高興。每每和小姐們（指他底夫人和曾經和他同居過幾年，後來又離開了，現在漂流在上海的某女士）談到這些，禁不住要流淚呢！」

但中國人的我，對於自己們底苦難的前途，也是比較清楚的，所以那時候回答他的，不是鼓勵，也不是安慰，而是一片隱隱作痛的沉默。

到秋天，我們底工作還沒有完成，魯迅先生却突然地逝世了。這對於鹿地也是一個大的變故，但他底工作倒是意外地被放大了：改選社把「魯迅雜文選集」底出版計劃擴大了！

大魯迅全集」。這工作是繁重的，但我們却馬上担負了起來。做着這繁重的工作的時候，中日間的局勢一天天地更加嚴重了，我感到暴風雨底氣息，一面就心鹿地底命運，於是向他暗示：

「魯迅在，你底地位好辦，中國方面曉得你是同魯迅一起工作，日本方面願忌魯迅在國際的地位，不好怎樣；現在可不同了……」

「你底意思是……」他不大了解似地反問了。

「我是說，如果戰爭發生了……」

「哦，那時候我一定成爲中國人的！……」

但其實，他是不贊成我底執心的，因爲他底觀察和我底不同，他以爲中國在等待時機，現在還不是最好的時候。

不過，他却沒有料到日本帝國主義會瘋狂到這樣程度，雖他底推測還只幾個月，不但是決定中國而且是決定人類底運命的大戰終於爆發了。但在上海大戰底前幾天，我們總算把繁重的「大魯迅全集」趕譯完畢，雖然這代表中國人民底戰鬥心靈的最後兩本也許不能在日本讀者底面前出現。

翻譯工作完了以後，他從法租界搬到北四川路去了，預備回日本一次。據我看，那時候他是有些猶豫的，他想要在日人民中間能够找到崗位，至少是想回去看一看國內的情形……。但不等他上船，上海大戰爆發了。

八月十三日，八字橋的槍聲響了以後，他和他底夫人又從北四川路逃回了法租界。

那天我到贛軍那里，推開門，他們夫婦睡在地板上鋪着的蓆子上。他爬起來，用鉛筆在紙上畫北四川路底兩軍分佈的形勢，興奮地談着，關於他們本身的問題，反而忘記了似的。

因為被周圍的人注意了，幾天後搬到S先生那里，還是不妥，又搬到另外一個地方。我因為有S先生照料，一定能有妥善的辦法，而且這事情不宜多人知道，沒有探問了。但大約一月以後罷，他又回到S先生那里一次，恰好我去碰着了。是夜里，他們住在二樓，窗子用布蒙着，不開電燈，在地板上點一支洋蠟，伏坐在地板上的蓆子上面。他拿出被俘日本兵士做題材寫的詩稿給我看，低聲地談着戰爭形勢。我望望他，面色蒼白，鬍子好久沒有剃過，山羊似的。天真地笑着說了：

「不能回去了。我寫了一篇文章寄到外國去了，他們一看就曉得這是我寫的，別人不曉得這些情形的。」

但是當晚又搬到別的什麼地方去了，上汽車的時候，提着一口箱子，載着夏天用的白草帽……。

這樣地大約有十來天罷，蕭軍來，說是鹿地要我到某處見一見。那是個外國人底公寓，但他們住在那裏卻像老鼠一樣。S先生向政府辦的交涉還沒頭緒，經濟又困苦得很……。

「其實，我是能做一點工作的呢……」他向我說了。我只好安慰他們，說S先生既然負責，一定會有辦法的。不曉得是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我就穿過炮火離開了上海。

到武漢幾個月了，戰爭使我和他們隔絕，差不多完全把他們忘記了。但前一個月左右，有一個從南方來的路過武漢的客人帶來了一封木刻家H君底信，說鹿地逃到了南方，正在想辦法，也望我出一點力。我感到不安了，但馬上回了信，說我當試試看，不過力量有限，能在南方設法頂好。以後，就看到了在新華日報底團結上發表的他向屠殺文化的日本帝國主義抗議的文章，前兩天又收到了信和詩稿。

我趕快譯了出來，介紹給中國底兄弟們。但我在這里所感到的心緒底激動，並不是因爲鹿地君所遭受的困苦和危險，因爲，如果他現在還在日本，一定會像幾百幾千的良心的日本思想家文藝者一樣，或者悶着一聲不響，受着精神的磨難，或者被日本帝國主義緊逼地追捕

，殘酷地拷問，終於被投進黑暗的牢獄裏，那運命是不會比現在更好的。我底感受到激動是在另一方面，因為，從這裏，中國底兄弟們可以感到，中國人民爭自由爭解放的神聖的民族戰爭是和日本底人民，人類底進步的文化在一起的，中國人民爭自由爭解放的神聖的民族主義是有偉大的國際主義底力量在支持的，尤其是當這個力量在敵人內部表現出來的時候，勝利的預感就充溢在我們底戰鬥的心靈上面了。日本政府幾百幾百地逮捕智識份子的事情，離我們也許現得遙遠，然而，在今天，在這裏，日本人民底代言人在說話了，日本進步文化底良心在說話了，因為，像鹿地君，雖然過去和現在是過着困苦顛沛的生活，但他底名字是閃耀在日本覺醒了的大衆底心裏，而且，如果他肯拋棄信仰，離開真理，附和日本帝國主義底狂吠，他滿可以得寵愛，捧作「花形」（明星），無恥的「普羅」作家林房雄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當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殘酷的砲煙」裏面「誇耀」着「沈迷」着的時候，日本人民底代言人，日本進步文化底良心却向着我們走來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中國人民將向着這個勝利敬禮，將沿着這個勝利前進！我們祝鹿地君底健康，並且寄上我們底約言：中國底兄弟們是分得清楚「朋友」和「敵人」的！

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亘

適夷

在祖國的心臟——大武漢的一個旅舍裏，會見了中國的友人，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亘先生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先生，使我感到禁抑不住的心頭的顫動。鹿地先生是日本最前進的著名作家。因為他英勇地衛護着日本被壓迫人民大眾，再接再厲地反抗日本軍閥財閥的法西政權，曾經過長期的牢獄生活。出獄以後，寄寓上海，繼續不斷地做着把中國新興文化介紹給日本的工作，和魯迅先生有親密的往返。八一三以前他就打算回國去進行民衆的反戰運動，不料戰事很迅速爆發，他們立刻受日本軍部偵探的嚴密的監視，只得偷偷地逃到租界內，過着很困苦的生活。後來又到香港住了幾個月。最近受了邀請，在周密的衛護之下，到來了武漢。在親切的握手之後，記者首先慰問了旅程的辛勞，並代替本報對鹿地先生表示了寄稿的感謝。先生很謙遜地說：那篇分析日本現階段軍事法西政權的文章，不知有什麼不周密的地方沒有？記者告訴了編輯部同人的意見，似乎鹿地先生對於法西政權的內部矛盾，估計得過低一點。他承認這一點，因中國全民族的抗戰和日本民衆反戰情緒的高漲，形成財閥向軍閥屈服的傾向，大家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其次記者詢以從南方到武漢以來對於中國國內熱烈的

抗戰救亡運動，有什麼新的感想。他說了兩點：一，在廣州那邊，親眼看見中國軍民融洽的情形，使民衆覺得軍隊完全是自己的這一點，實在是中國的最大的進步。在日本，有一位名作家岸田國士寫他在華北與軍人相處的感想，說軍人對付文人的粗莽無禮，當分開的時候，連再會也不說一聲的態度，深深感到自己和他們之間有兩個不同的世界。在中國，這一種隔閡是在消滅着。二，當他乘粵漢路到武漢來時，廣東軍政當局特地向他說：因爲全國上下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敵愾，他在路上也許會受到過於嚴厲的盤查，這是不得已的情形，要請他特別原諒，不要見怪。他說，他對於這種情形覺得是完全應該的，不但不會見怪而且感到中國軍民這樣高漲的敵愾和警覺性，是深可喜慰的。第三點他談到目前日本國內最爲議論紛紛的，是侵略戰爭的戰略問題，可是法西論客們只知道從純軍事上去着眼，永遠不了解政治的思想的意識。在戰略上日本的政策只有向一個中心集全力的進攻，才能取勝，但是中國的廣大的土地使他們感到極大的困難，把軍力集中一處，別處的兵力便有被消滅的危險，要把更大的軍隊輸送到中國來，國內民衆的爆發更是他們老大的恐怖，因此在這點上是永遠不能有好的解決辦法，也即是中國必然要取得最後勝利的保證。記者聽了這話便笑着說：「我們看到日本被壓迫大眾，許多英勇壯烈的反法西政權的舉動，看見鹿地先生和池田夫人這種弱

人類正義與和平的勇敢的行為，也益加相信中華民族和日本的被壓迫人民大眾，一定會徹底打倒日本的軍事法西斯蒂，得到最後的勝利。」大家的臉上，表露了會心的微笑。後來又談到俘虜工作的困難情形，鹿地先生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意見。中國一部分人因為高漲的政憤，提出了過於感情的如「殺盡東洋鬼子」的口號，這反而使日本的反動當局，拿去作武斷宣傳的材料，用來欺騙落後的士兵和民衆。同時，中國更應該明瞭日本兵士的心理，一味的用「戰爭可怕」等等的口號去對敵宣傳，也不大合適，日本兵士厭戰心理固然非常濃厚，但我們不應該鼓勵他們的消極，而是要激發他們反戰鬥爭的勇氣。談到鹿地先生和夫人在香港的生活情形，因他們不會說中國話，扮作從上海逃來的華僑，有一家洗衣店裏的小商人用假幣欺騙他們，被來他們拿了這假幣去買點心，被點心店的人發見了，問明了來源，點心店老板就代他向洗衣店交涉，說人家是人地生疏的難民，你拿假幣騙他，簡直是漢奸。他說到這裏很有回味的笑着說，他覺得這真是中國人民真樸可愛的地方！接着我們還談了日本國內文壇的情形，問了幾位被壓迫作家的近況，並希望鹿地先生能夠為我們的報紙寫一些新的感想，他馬上答應寫一篇關於中國的新軍人。互祝了努力之後，記者便戀戀不捨的向他們道了別離。

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先生

宋雲彬

「中國的兄弟呀，認清楚敵人和朋友罷！要是這樣，才是真正有勇氣的人」——鹿地亘少年們，我在介紹鹿地亘先生之前，先得提出一個問題：「我們這次抗戰，是不是對全日本的人民抗戰呢？」

不是，絕對不是！我們所要抵抗，所要打倒的，是侵略我們的日本法西斯軍閥。日本的勞苦大眾，都是我們的朋友，他們是和我們站在一起的。

在過去，日本不知有多少反法西，反侵略的青年，被他們的軍閥認為「不穩分子」，而加以逮捕，監禁。八一三以後，日本更不知有多少青年被逮捕，被監禁了。日本的勞苦大眾在侵略戰爭中過着更困苦的生活，而代表勞苦大眾的智識分子更受到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壓迫與苦難。

然而，日本法西斯軍閥雖然用盡了殘酷的手段，却沒有方法把他們國內的反法西，反侵略運動鎮壓下去。相反的，日本還有無數英勇的青年，不怕受酷刑，被監禁，衛護着日本被壓迫的勞苦大眾，再接再厲地反抗日本法西斯軍閥的對外侵略。也有跑到中國來，和我們親密地

握着手，共同努力，來打倒中日內大民族的共同敵人——日本法西斯軍閥的，鹿地先生便是其中的一個。

鹿地先生是日本最前進的作家。他在十年前已經開始做文化運動。爲着反抗日本軍閥財閥的法西政權，曾經坐過一年多監牢。出獄以後，他還是被日本的警察暗中監視着，不能動彈。他就想起了中國，想起了中華民族的命運和日本勞苦大眾的命運有密切的關聯，便決心要到中國來。可是要避免開警察的狗眼睛，偷偷地跑走，也不是容易的事。恰好那時候有一齣戲班子要到上海青島等地去表演，他的妹妹是學跳舞的，戲班裏的老板要她加入，鹿地先生就趁此機會，請他妹妹把自己也介紹進去，經過幾次商談，老板答應他進去，做一個不重要的配角。這樣，他就在二十五年的春天到了上海。

那時候，魯迅先生還健在着，並且正和日本「改造社」約定把中國青年的文學作品介绍到「改造」上發表，鹿地先生到了上海，魯迅先生就把一部份翻譯工作委託了他，從此鹿地先就在上海住下來，做點翻譯的工作。他不僅翻譯了許多中國青年的文學作品，同時又翻譯了「魯迅雜文選集」。

那年秋天，魯迅先生大病初愈，爲了久病人體衰弱了，不願到朋友家裏去走走，十月十八

那天，魯迅先生趁便到鹿地先生那裏去談天，談得很高興，不料回來途中受了寒，舊病復發，就在十九日的上午一瞑不視了。鹿地先生對於魯迅先生的突然死去，十分悲痛，他除幫助辦魯迅先生的喪事外，還寫了幾篇很哀痛的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

魯迅先生死後，「改造社」把「魯迅選集」的出版計劃擴大為「大魯迅全集」，鹿地先生担負了一部份翻譯的責任。可是那時候中日間的局勢一天緊張一天，鹿地先生預備把「魯迅合集」趕譯完畢以後，回日本去一次。——他的預備回日本，是要看看日本的情形，預備在他的國內進行民衆的反戰運動。可是等不到他動身回國，八一三事變已經起來了，他和他的夫人池田幸之先生從北四川路避到法租界。他在戰爭未爆發前，對他的朋友胡風先生說：「如果戰爭一爆發，那時候我一定成爲中國人的！」等到戰爭爆發了，他又對胡風先生說：「其實，我是能做一點工作的呢！」的確，鹿地先生現在已經「成爲中國人的」了，並且跟我們在一起做工作了。胡風先生說得好：「從這裏，中國的弟兄們可以感到，中國人民爭自由解放的神聖的民族戰爭是和日本的人民，人類的進步的文化在一起的。」

地先生在上海受到日本軍部偵探的嚴密監視，雖然躲在租界裏，危險還是包圍着他的周圍，他便和他的夫人避到香港。他在香港，因爲不會說中國話，只好扮作從上海逃難來的

繁鬱。生活當然是很苦的，又感到種種的不自由，他厭倦了。他在「頌香港」一詩中說：

「哦哦，失卻了時和世的進展的

沒有連繫的南海的島嶼，

你——像子爵總督閣下的

溫順的弛鬆的面孔一樣，

使我厭倦了。」

到了最近，鹿地先生受我政府的邀請，偕同他的夫人來到了武漢。

三月二十七日風和日暖的上午，鹿地先生在熱烈鼓掌聲中出現在「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的講壇上。他的臉色多麼憔悴，使我們想到他路途的勞頓。然而他的精神多麼興奮，態度多麼嚴肅！他用滿腔的熱情向我們講話了：

「同志們，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的中國，我能參加中國文藝作家這麼一個大場合，我的感想實在很多。到了武漢以後，會親切的看到中國政府已成爲民衆的政府，中國軍隊已成爲民衆的軍隊，可是日本呢，軍隊離開了民衆，政府成爲威脅人民利益的政府……」

一陣鼓掌聲，掩沒了他的聲浪。

「我會會見中國的當局，他們會很懇切的告訴我：打倒日本軍事的法西斯，單靠軍事還不夠的，要靠日本的文化界以及反侵略同志共同起來努力。聽了這些話，使我大受感動。關於日本軍人的戰略，他們的舊法，總是集中力量攻那一點，同時另外又要攻擊這一點。這是非常可笑的，在中國廣大的土地上，他們的兵力，將不能集中，他們如果專顧了前面，後方的中國民衆又要起來，要以日本舉國的兵力來從事侵略戰爭，則日本民衆也就要更順利的起來打倒他們的法西斯政權。中國今日，正向着世界上最進步的民主化大道前進！今天的戰爭，民衆力量是最基本的決定力量……」

又起了一陣熱烈的鼓掌聲。

「最後要向諸位致意，中國應與日本的人民攜手起來！」

在全場繼續甚久的鼓掌聲中結束了他的話。

少年們，當日本法西斯強盜向我們瘋狂進攻的時候，日本的被壓迫勞苦大眾的代言人在向我們說話了！日本有正義感的文化人走向我們的懷抱裏來了！這證明了中日兩大民族實在有和平正義的共同思想；日本法西斯強盜實在是在中日兩大民族的共同敵人。我們要認清敵人和朋友！我們要和日本的愛好和平的朋友攜起手來，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

（少年先鋒）

聞鹿地巨氏講演感言

大公報

昨天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是抗戰以來最有意義的盛大集會之一，其宣言與告世界文藝家書，致日本文化人書，可說是代表中國民族最嚴肅最熱烈的呼聲，而昨天大會，尤其可特筆大書的，是日本文學家鹿地巨氏之同情的講演。

我們並不是要利用鹿地氏的言論，作對日宣傳。那就太小看我們自己，也太小看鹿地氏了。因為鹿地氏是本他自己的良知信念，發為正義與和平之聲，這種情緒，是人類的至寶，我們只有敬佩，只有同情，而同時由鹿地氏之願參加我們文藝界大會，及我文藝界以至我們全國民，歡迎敬佩鹿地氏兩點，證明中日兩民族實在有和平正義的共同思想，這裏面含有將來正當解決東亞問題建設東亞和平的重要因素，我們願就此點，特別說幾句話。

自去夏戰禍勃發以來，我們實在衷心痛恨日本軍閥。因為日閥不但是摧殘中國，蹂躪中國人，他們同時是劫持並矇蔽日本人民，剝奪日本人民的自由與幸福，以滿足他們少數軍人的殺戮慾與征服慾。我們從任何方面，都感覺日閥罪惡的重大。因為他們障礙東亞民族之和平共存，他們要消滅中國民族，同時導日本民族於消滅。

世界任何兇猛之帝國主義國家，斷無有企圖消滅幾萬萬人口的國家的獨立，而必欲以武力貫徹其企圖者。只有日本軍閥對中國，這樣愚，這樣狠。中國民族，實在是和平民族，中國民族的固有精神，是文學的，因之，是國際的。昨天文藝界大會告世界文藝家書中一段，「我們是文藝工作者，我們一向是爲人類的和平，爲消除人與人中間的隔膜，民族與民族中間的怨隙而努力」。這種和平的國際的精神，實在是中國民族一般的精神。中國人的講抗戰，講禦敵，都是被迫萬不得已而爲之。不然，這兩大羣黃面孔用漢字的人們和平互助，共求進步，中國人誰不萬分情願呢？

日閥大舉進攻中國以來，其摧殘中國的慘酷嚴重情形，不必詳敘了，而其最不可恕者，是殘殺非戰鬥員及淫污婦女。只南京一市，殺戮幾萬人，大阪每日新聞，載着殺人競賽的新聞，某少尉殺了一千幾百，報上稱爲破紀錄的光榮。現在至低估計，中國各戰地平民死的，比兵士還多幾倍。至於淫污婦女，更是無可敘述，無可批評，因爲在中國人心理上，從來沒有想到世上會有這樣暴虐的人類。雖然如此，我們在精神上，不實行兇作惡的日兵，而不能不聲討發縱指示的軍閥。因爲日閥逼迫日本兵士作戰，同時他們自己倡導作惡，其軍紀敗壞，實在是當然之事了。我們統帥部，深怕中國軍隊對敵人取報復行爲，所以二六五中，務必

保護俘虜，中國這種精神，固然不足使日閥感動，但至少可證明中國不但不仇視日本人民，且並不仇視日本兵士。現在中國國民，一致認定我們的敵人，是軍閥日本，不是人民日本。我們立志，要誓死抗拒日閥的征服，要打倒日閥，要以流血促日本人民之反省，請他們大家自動的裁抑軍閥，終止慘禍。而我們同時深信日本人民，多數是有良知的判斷，是反侵略，反戰爭。只是被軍閥劫持着，朦蔽着，無可如何，所以中國軍民之誓死抗戰，在一種意義上，實在是援助日本人民，使之能有力量以從軍閥壓迫中解放出來。

觀察大勢，日本軍閥，在國內還正得勢，日本的正義分子，還抬不起頭來。所以我們必須從軍事上努力，必須事實上給日閥打擊與教訓，使其在國內頤聲威，失信用，使日本廣大民衆能漸漸覺悟與奮鬥，所以在目前，萬勿期待日本國內輿論之變遷，而應專心一志，拚命抗戰。雖然如此，我們全體軍民，雖在血戰之中，不可一刻喪失理想。全體軍民，務必相信日本民衆最後一定可與中國爲友，中日兩大民族，終必爲和平爲正義，聯合起來。我們要向此方面始終努力，不要失了信念，因此之故，對於鹿地氏昨天的講演，願特別致敬，因爲有這一席話，可以使中國全體軍民對日本的認識，增加深切，在血戰中，瞥見前途的光明。這一點，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們盼望鹿地氏及日本國內主持正義的優秀分子，努力使日本人民

明瞭問題及解決問題的方法，並聲明中國人一定都願與日本人民共同努力，建設東亞和平。切記一句話：中國民族是和平的，其拚命抗戰，只是萬不得已。我們應當共同努力打倒兩大民族的共同敵人，以求子子孫孫的共同幸福，時勢趨向，一定如此，我們堅決信仰主張和平正義者一定成功，只餘實現遲早之時間問題。

（三月二十八日社評）

現實的正義

鹿地亘

——「日本文化在牢獄中」——

「圓的東西，看怎樣切，可以成爲四方，事情看怎樣說，也可變個模樣。」這是日本的俗諺。

八一三以來，我正像和本隊失掉連絡的游擊隊一樣，轉輾的在危險中逃亡。這中間——差不多在半年裏面，——我的本隊，就是日本的大衆大概也在極困難的環境中間，不斷的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者爭鬥。據報載，至去年九月爲止，逮捕了四千的反戰民衆，十二月，又逮捕了差近四百人的先驅份子。最近裁判的結果，其中二百個作家，教授，評論家們，都被判了禁止一切著作的出版，遠禁出版他們著作的出版業者，也多同樣的問罪，這和焚書的希脫拉，一點也沒有兩樣。

我不斷地熟望着知道一些我的本隊——日本民衆活動的情形。但是失掉了連絡的我，完全沒有這種機會。最近好不容易才得偶然的機緣，看到了幾本日文的雜誌。

啊，這是如何使我吃驚的事啊！一切都變化了！我愛的祖國，我那充滿了充滿了民衆的

嗚傷和憤怒的祖國！一切都變化了！祖國的文化，以前在那壓制下面，可還不斷地傳達着憤怒的氣息的祖國文化，現在已經完全地被狂熱的侵略者的代言人們所侵佔了。我所發見的不是熱愛著的祖國的進步的民衆，而祇是可惜可恨的敵人的一面了！

這樣的驚駭，這樣的悲哀，諸位能够想像嗎？當然，知道了過去六年來急劇的日本的發化和發展，體會了戰爭爆發之前的日本一般空氣的我，對於這種可驚的變化，也並不是不能完全預想。不過，現在已經是一種成爲事實而活生生地出現在眼前的驚異了。

不論看那一本雜誌，記憶裏面熟悉的作家評論家的名字，都已經看不到了。排列着的，只是些從來不會聽見過名字的作者，看一看執筆者介紹，這些「作者」不是古朽的軍人，退職的教授，就是右翼的政客，誰也都要掩鼻而過的作家。在我心裏，閃映了幾百個被逮捕和失却了執筆自由的作家和學者的姿態。在日本，文化已經失掉了，民衆的呼聲，已聞聽不到了。「文化」在牢獄裏面！「民衆之聲」已經從日本的文化圈裏驅逐掉了。代替他們的，那些老朽愚昧的政客，軍人，正在嘲笑和罵倒那作爲人類文明之純粹的學問和知識！「文藝春秋」正月號，這裏面的一個老朽在說：「看一看那些政治家，學者思想家們的蠢態吧，這些傢伙指導的國民……正像被一個盲者領導的羣盲，隨時都有墮入深淵的危險」。在文壇，和

民衆親近的作家，也已經完全消去了，林房雄，淺野晃，這些丑角，出了一個「新日本文化會的雜誌」，很賣力地在那兒喊：「決定新日本主義的運命，就在這一年裏面」。連名字也沒有人知道的批評家，正像趁主人不在而闖進家裏來的小偷一樣，說：「類似俄羅斯代言人的那些作者們的影子，漸漸的消失掉了，即使言論的壓迫不像現在一樣利害，他們的沒落也是很當然的」。這，正是魯迅所說的「在指揮刀下吶喊」的乏走狗了！可是，即使在這些走狗裏面。也不能不承認「言論的壓迫」了。「民衆之聲」和「文化」完全從中央的雜誌上消去了。可是，這真的已經消滅了嗎？——不！我知道！這，只是離開了中央的雜誌罷了。這種傾向，在五年前我已經看到，文化分散，而開始潛行了。在今天的日本，「文化」的遊擊隊還是存在着。

兩年前從東京監獄出來的時候，文壇上的「民衆之聲」已經被壓抑在苦痛的掙扎下了。但是，那時候我立刻知道，「民衆之聲」還是活着。我從無數的工人，農民，學生們，我接到了無數的激厲的書信。現在這聲音也一定還活着的。不，不懂活，一定還在成長着的！爲什麼，那不是很明白的，在我看到的那些雜誌裏，那些老朽的政客們不都在嘆息和埋怨「國民不理解目前的情勢」嗎？——所以我說，這只是「民衆之聲」從中央的文壇消散，而近地

盪被敵人佔據罷了。

從此，我不想再從雜誌去找「民衆之聲」了。我重新開始來檢查一下我的敵人——侵略者們的頭腦。於是，我的悲哀立刻變了哄笑，我的心情變成很愉快了。全雜誌上，都充滿了大陸侵略政策，因此而惹起的國內，國外的和戰時財政的苦悶，一方面，是「南京陷落」，「亞細亞再建聖戰的勝利」，……慶祝，慶祝，……和瘋狂的提燈行列；……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却窄着喉嚨在對國民申訴，——「戰爭纔開始呢！仗是打勝了，可是農村的人手的不夠，物價的高漲，商品輸出的激減……這一切國民都該及早覺悟的。」這是苦悶，這是恐怖。但是，使我禁不住哄笑的，倒並不是這些自明的事實。而是那位川合貞一老先生的「日本宣傳政策的自我批判」。這裏面有一句話，就是我在本文前面所引用的那句極愉快的日本的俗語。他說，日本在宣傳戰上失敗了，歐美諸國都同情中國，而將日本指責爲侵略者了。將這次戰爭解作「有的國」和「無的國」之戰，那麼聽起來，好像「無的國」就不妨向「有的國」侵略了。他說：「從國際正義來說，再分割世界資源」這種行爲，並沒有什麼遺憾，那麼「話」是說「圓」了，所以，「事情看怎樣說，也可以變個模樣的。」

我哄笑，我按着肚子哄笑了。從這種說法，我才完全地明白了日本爲什麼要派大兵到中

國來「自衛」，爲什麼要防止赤化而侵略中國，爲什麼要保持東洋和平而使本國的國民飢餓，而在中國的民衆頭上拋擲炸彈的理由！不錯，一個雞蛋看怎樣切法，可以變成別個模樣的，但是這些侵略者的異想天開的頭腦，有一件事是永也不會理解的，那麼讓我來創作一句俗諺吧：

「即使切成四方，雞蛋還是雞蛋，即使說成怎樣，謊話還是謊話！」

我是一個作家，我是以現實主義作爲我的文學的立場。熱愛現實，爲着悲慘的東洋的現實而戰鬥着的中國的大衆！這是日本現實主義者對諸位的敬禮。我們所愛的是現實的正義！

（夏衍譯）

一月二十四日

「從防共的聖戰」到「驅逐白人的聖戰」

鹿地亘

××兄：

我得到了「文藝春秋」一月號，「改造」華南號，「社會知識」二月號等雜誌，想把所知道的很有趣的日本的近狀，介紹給「救亡日報」的讀者。

第一——

各種雜誌都完滿着對華南的恫嚇，對英國的挑戰，明顯地表現着戰事第二年間他們的侵略的企圖。特別是「改造」華南特輯。——簡直好像手握刀劍，口喊着「幹吧！幹吧！」似的，看來是對於那意外地變作敵對者而出現的英國的一種威嚇政策，同時也是表示着侵略者自身的不安。

原來，這次的戰爭，日本隊部從開始就失算，失算，第三還是失算，戰爭的目的與範圍，在現在可以說連他們自己也是莫明其妙。有趣的，就是「社會知識」三月號，丸山這位樂天家還在高興：「日本戰爭的目的，在英國的眼中，完全不瞭解，所以他的苦悶就大了。」這豈但是英國，我也不瞭解，不，是瞭解的，戰爭的目的，自八·一三以來，大體可舉出三

段的變化。日本侵略主義者，就是異想天開的機會主義者。這，關於華南的問題，尤其顯著地表現出來了。

怎樣說三段的變化呢——

第一段，是對於華北的侵略。在那時候，日本並沒表示目的，抓着蘆溝橋的撻造的契機，在「不得已而應戰」的口實之下，企圖吞併華北。日本因為與英義的權益，還沒有直接衝突，所以能够避免國際上有力的反對，特別是以爲英國對日本在華北建築反蘇的東方的「防共」陣地，是可能加以默認的。當時，日本沒有豫想到中央政府的全民族統一的抗戰。因為他們認定中央政府不能不顧到英國而自己有所發動，所以，在上海發動了恫嚇與牽制的戰爭，但目的還在於「北方」，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在這戰爭的期間，日本提出要「中國參加防共協定」的講和條件，很明顯地，這不外是使英美等資本主義的國家，瞭解日本在東方的「地位」與「使命」的用意了。換句話說——就是「我的目的是蘇聯，因此必須壓服中國，對於你們的利益，是很尊重的。那麼，請你們默認我在大陸的對蘇作戰的根據地罷。」

這時期的特徵的事實，第一是侵略者們時時宣佈：「沒有領土的野心，」在東京及其他都市，發起防止赤化，對蘇挑釁的民衆大會等等，用出版物也都是充滿着這些。

隨着上海戰爭的進行，他們冒險的侵略主義者的第一：失算已全然發露了。因為，中國的抵抗，名實相符地，展開着為民族統一的抗日戰線了。完全與他們的豫想相違反，但是一經開始，就不能不繼續，上海的戰事，就擴大為大規模的華中的全戰線，它就必然惹起了他們所極力避免的國際的紛爭。國際的同情，驟然集中到中國這方面來，希望他默認的英國，特別是因為它的權益受着威脅，就開始援助相當積極的中國。二重的失敗——全民族抗戰的發動，國際的孤立，尤其是碰着英國的壁。實際說來，假如抗戰不在華中擴大起來，各國就不會同情中國，結局，也許可能默認日本吞併華北吧？畢竟中國這國際的同情，民族一致的抗戰，已獲得第一步的優勢，而使侵略者陷於最初的苦境了。

日本的戰爭的目的、發生變化了。英國的反對，就成為極其奇異的事體。從「改造」的記載看來，從這時候起，浮現了猛烈的反英空氣，軍部糾集一般昏蛋們，會同反英同志會，向英公使館示威，熱烈地舉行民衆大會等等，在東京，對於反蘇宣傳的會議，竟沒有人出席，代替它的反英大會，就非常之熱鬧，聽說有些縣分也參加了。

蘇聯不是主要的目的了——明顯的說，以蘇聯為口實吞併華北，這已不是主要的目的。「防衛白種人侵略亞洲」，竟成爲了神聖的使命。——率直的說，以白種人爲口實擊破華中

，成爲目的了，因爲不那樣，擁有抵抗力的中國，便可繼續生存。

有趣的，就是到了這時候，侵略者完全脫掉了沒有領土野心的假面了。爲什麼呢？因爲英國代替了蘇聯，而出現於日本的路線上面，爲着對抗英國，希特拉所製造的「有的國」與「無的國」的對置，成爲必要了。日本是「無的國」，所以，從中國與英國這樣「有的國」，作「資源的再分割」，是國際的正義。——開始公然主張公平的掠奪。但是，多麼勞苦的事啊！半年的时间，巨大的消費——好容易才降落了南京。

「啊，安心吧——從此，抗日的氣力就要挫消的。」

但是，第二個失算又顯露了，他們在南京失陷的時候，就想無論怎樣抗日的中國也會屈服吧，想儘管想，可是發見到長期抗戰越發加強，游擊戰又在各地展開，華南與內地的確可以成爲根據地，侵略者便像發瘋似地怒髮沖冠了。他們這樣想——多麼頑強的抵抗力！中國本來不是這樣的。英國這傢伙，很可惡。爲着自己的利益，竟援助中國，挑撥抗戰。有這傢伙，中國的抗戰是不會停止的。

因此，他們在今日要從亞細亞驅逐白種人，特別是英國，這變爲「聖戰的目的」了，並且是巨大的發展着。

我來介紹「社會知識」，有趣的文章吧。匪達某（大概是昏蛋的軍人吧）說：「英國假如老是那樣子，日本是決不惜一戰的。好好地抓有這時機，作一最後的決算，是很有趣的。……對於貪婪無厭擾亂世界和平的元兇（英國），加以澈底的彈壓，也是很合乎這次聖戰的意義的。」

是愉快的吧。舉了三段的變化，「防共的聖戰」變成「驅逐白種人的聖戰」來了。於是，他們把國民政府，叫作「赤化的傀儡」叫作「英國的傀儡」。他們的路線，大概會變成佔領漢口，遮斷英國勢力的侵入內地，其次，攻破它在華南的基礎吧。但是，這不完結。只要抗戰持續下去，他們所幻想的中國的後衛，在全世界上會更增多了。現在也許必定說出：「有歐洲，中國才有抗戰。」之類的話了。收手是不能夠的，從華南收場，則加強了華中的抵抗，撤退了華中，則華北更有力了。……擴大吧！擴大吧！侵略者的機會主義，瘋狂地無限地擴大着自滅的路。

從雜誌看來，最近日本的都市，以前在街道跑到夜深的「野鷄汽車」，現在在晚上十一點鐘就禁止行駛，三日有一日輪班受強制停車，這是汽油的問題。不僅是汽油，煤也是這樣，國有鐵道，禁止架駛一大部分的客車，商店的包裝紙也完全廢除，由於貿易統制的國民生

活的不安，不是在眼前浮現了麼？看大阪市的統計的時候，小學生的缺食兒童，比去年半年中多加一倍。哦，民衆在飢餓，瘋狂者在全世界亂放「聖戰」的子彈。現在還有瘋狂者不會覺察的一種最大的失算。那就是以爲中國的抗日是外來物。實際它不是從英國蘇聯來的，而是由於他們自身的侵略所惹起的，這點他們沒有注意到。

戰爭的第二年，對於我們是有利的，迅速地，確實地。我確信：他們熱狂的「三國防共協定」之類的東西，不久也要遭逢毀滅的運命。很滑稽地，神聖的防共戰，半年之間，不是變爲「驅逐白種人的聖戰」了嗎？「防共」與戰事一起，擲向永遠的彼方去。

不久，德國方面，也爲英國所牽制，開始跟這偉大的聖戰絕緣了吧。

實現這種豫想的現實的力。是什麼呢？——只有堅忍不拔的全民族抗戰的持續！關於日本國內的變化，待以後再報告吧。

一月五日（林林譯）

所謂「國民的公意」

鹿地亘

「改造」二月號上有一篇「關於解決中日紛爭之意見」的文章，它的序文上說：「筆者於『支那事變』擴大時到滬，以數月之久，俯瞰凝視了這個事態。當時把本文的英譯，分發於在滬英人中的有力者，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並將文中綱要，拍電於國外重要報章掲載。」

我不知道寫這篇文章的二見甚鄉這個人物，也不知道在外人間引起了怎樣的反響。但讀了這篇文章，就可以推測這位作者是哪一類日本人，而且所引起的是哪一種反響。在我們的立場上，對於這類日本人的意見，並沒有要回答的意思。關於那套「防共神聖職」，「抗日勝愆」的江湖訣，在世界上所引起的憎惡與侮蔑的「反響」，我也沒有多費唇舌的興味。

但在這篇文章中有一句引起我注意的「國民公意」的句子，這便是我想和諸位談談的。原文如下：

「這次中日事變中日本軍部的行動，決不是由於所謂軍閥的意旨，而是根據日本國民的公意發生的。這一事實，中國當局及中國人民必須牢記着，同時斡旋這次紛爭的各外國，也必須緊緊記住。」

果真是「所謂軍閥的意旨」麼？我想大家一定會回答：「是」，但是我却斷定：「不是」。決不是僅僅由于軍閥的意旨。我看見戰事發生後的日本軍事法西斯，已完成了迅速的發展。第一，從來不斷地作着暗鬥的軍部和財界，大致上已完成了基本的合體。第二，普通官僚、企業家，警察，報紙，教育家，文人等全社會領域的軍事統制的體系，已快近完成；像二見這批走狗的配布，也完全準備完畢了。連這個二見也包括在內的全體系，稱之為軍閥，確是不大妥當。這應該稱之為軍事法西斯或軍事法西斯的全統制體系。好比把走狗稱做走狗一樣，每種事物，都應給與一個適當的名稱。代表這全體系的意旨，他的術語便叫做「國民公意」。在去年八月間侵略開始的時候，確實多少有點「所謂軍閥意旨」的傾向，但現在却是「國民公意」了。現在他們是以「國民公意」在繼續侵略着，威嚇着，牽制着英美，向蘇聯挑着戰，以「國民公意」在逮捕着屠殺着國內反戰民衆。民衆不是國民麼？不是；在他們眼中，民衆是「非國民」。內務大臣末次，從去年十二月就職以來屢次聲言：「對這類非國民，我們採取有效而適切的手段。」少數的「國民」，依據着他們的所謂「公意」，在「有效適切」地處置大多數的「非國民」。

這「公意」的體系，現在已大體完成了。日本軍事法西斯已達到了完成的階段。在這裏

我發見了幾點證據：

第一、是上面所舉的軍部與財閥的合作。原來日本的軍事法西斯，是從陸海軍中堅的少壯軍人中間發生的。當初，在他們觀念論的「理想」中，是反對共產主義，同時反對資本主義的。他們所「理想」的，依照他們的政綱，便是「擁護天皇制度」，「普及皇威於異域」。敵人是誰呢？第一是共產主義，第二是其他一切的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他們把確立以天皇為首腦的君主專制制度，使這支配勢力擴張於國外作為他們的「理想」。

這種運動發生的根據，看了日本的近代史，就可以完全明瞭。日本是後起的資本主義國；但却是在短期間中完成了驚人的成長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從這發展史所得的教訓有二。第一，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要與其他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競爭，必須以國民生活的巨大犧牲為基礎，實現强有力的國家統制。另一點是利用了強大的資本國家間的複雜的帝國主義利害對立，巧妙地乘了其間的間隙，而施行相當大阻的冒險的強盜行為，是有極大成功的可能的。這是在中日，日俄二次戰爭的實際經驗中學習來的。——用了這方法，日本便很迅速地發展為強盜的帝國主義了。

統制國家的實現，在日本伊是天皇制度的確立。以充實的軍隊和警察，確立了以君主為

首腦的官僚政權的絕對權力。簡言之，便是對國外武裝的待機，對國內不容許絲毫自由的戒嚴。在這裏，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國民一向所有的封建屈辱的習慣。另一方面，所謂國力之「光榮的發揚」，在充分麻木國民的痛苦與不滿這點上得到了幫助，這也是事實。但是國力之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身，却相反地開始了對這君主專制制的兩重威脅。這理由很容易明瞭。因為前世紀遺物的天皇制度，和資本主義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所謂兩重威脅，首先是資產階級實力的形成，其次是工人階級的生長，及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廣大民衆的覺醒。

這兩者與專制主義勢力的深刻而複雜的鬥爭，便是日本近代史的特徵。最後的階段上，便產生了軍事法西斯。總之，法西斯蒂的出現，是專制主義企圖威脅征服因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成長的上述兩者的最後的反動運動。但結局，這批反動者又宿命地和資產階級合體了。

現在我從歷史的過程上，來說明現在這種關係的必然性。

日本專制主義與資產階級及民衆的關係之發展，約分下列三個階段。

一，為着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君主專制制的支柱的時代。

二，資產階級已成為充分的強力，支柱反而開始變成障礙時代。

三，資產階級感到民衆開展的威脅，再度和專制主義者聯合強化的時代。

在其成長期中，首先是資產階級和廣大的民衆同盟，向專制權力爲要求「民權」的伸長而鬥爭。隨資產階級力量的強化，專制主義勢力，只有和它妥協的道路。但資產階級的這一勝利，實際是以廣大的民衆支持爲背景的。他們開始害怕民衆之強力化，於是在還未充分地確立對專制主義的勝利的時候，就背叛了他們的同盟者——國民，和專制主義合體了。換句話說，第一時期是日本的「民權運動」的時代。其次，是議會的獲得，接着是對天皇的「資本案，地主」之妥協表現的政黨內閣出現的時期。以後也不消說，將是民衆對這兩者的聯合政權的劇烈鬥爭的時代。

第三時期，換句話說，也是資產階級的苦悶時代。他們苦悶着，恰如今日英國的國際苦悶一樣。他們利用了專制主義勢力對付了民衆，對於國外發展也以它的武力作了背景。但是利用專制主義的對「民衆權利」之澈底的破壞，相反地，資產階級對於專制主義的勢力却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破壞了自己的背景，因此本身就不能不低頭於專制主義勢力之下了。事實上，專制主義者是企圖藉「民權」的破壞，一切民衆自由的破壞，來確保天皇制的。他們給民衆戴上「共產黨」的帽子，嘗試組織其十字軍。從戰術上說：「攻擊是最善的防禦」，於是計

對有對共產主義大本營「蘇聯」的攻擊，爭略上的準備，在想佔領中國。這便是「皇威的發揚」，也是他們要在他資本家的同盟中回復優勢的手段。但不願在冒險戰爭中使自己陷入危險的資產階級，却不斷地牽制着這危險的同盟者。這便是所謂與資本家地主合體了的專制主義權力內部的不斷的對立，所謂急進派與穩健派的對立。在對立的間隙中，出現了一種動搖的「自由主義時代」，這其間使民衆的力量，有了可驚的發展。當這發展與不能默視的時候，便發生了那少壯軍人的暴動。

我們必須看看當一九三二年五一五事件時，暴徒們是怎樣暗殺了財閥領袖的。他們的綱領中表明着：打倒「爲私利而把天皇的危險」默殺的「腐敗資本家」；他們以支持政府中強硬派的實體，及天皇制的擁護者自稱，因此對那爲了民衆自由的破壞而感到「自身之不安」的資產階級挑戰，不消說，軍部的首腦組是利用了暴徒，把軍部的勢力移植到政府內了；另一方面，暴徒的勢力也乘這趨勢立刻在軍部內發展了實權的勢力。

特別應注意的，是暴徒的軍部首腦組，是採用了上述的兩個教訓。

首先，在國外，利用歐洲各國對立的重新激化、趁這機會大胆地進行了滿洲的掠奪。這是衝入共產主義大本營的第一個前提。也因為要避免國內的反對，這冒險事業是用陰謀的方式來舉

備，來實行的；所以對於資本家及民衆，是出於意料之外的。但這事變之後他們馬上利用了五一五的暴動這樣說：「事已如此，也不必多談了。」換句話說：這冒險行爲陷日本於國際地位的孤立，對於資本主義日本的正常發展上，便增加了許多國際困難，尤其困難的，是中國抗日民族運動的發生。事實既已造成，爲了使日本突破這個障壁，除了實行武力政策，再沒有別的道路可走了。這便是軍事法西斯蒂「成功」，他們破壞了國際的和平，同時又促進了國內的危機，實現了自己勢力的擴張。

深刻的政治不安的時代開始了，國際，國內都促進于「非常時期」，爲了處理這個局面，軍部便用「強力」政策，要求而且強迫實行了壓制民衆；同時，削弱民衆的力量，便成爲削弱資產階級的條件。換句話說，便是通過了這政治的不安，資本家走進了向絕對主義勢力屈服的過程。

但我們還得看一看滿洲事變；資本家對於掠奪來的滿洲這塊「王道樂土」上經營的投資，是很躊躇的。理由是因爲懷疑這批冒險家的事業的「成功」。冒險家方面，憎恨資本家的態度，掛起了「財閥免進」的虎頭牌。這結果，「滿洲國」失敗了，總之，到現在爲止，什麼也經營不起來。

但據「中央公論」二月號，日本產業會社這個重工業財閥，已以二萬萬五千萬資本，担当滿洲國的經營，社長鮎川義說：「此次中國事變已形成這樣的局勢：『滿洲國』的資源開發，日「滿」一體的國防經營前途，更益急迫成爲問題，日本產業會社，自然義無返顧，來求這問題的解決。」

那末，「財閥免進」的虎頭牌，大概已經除掉了。亦即是在經營上，軍部由于這「王道樂土」的失敗的經驗，知道在資本主義社會，依然是需要着資本的。這是我所說的軍事法西斯蒂和財閥聯合的證據的第一點。

鮎川的談話中，說「此次中國事變」以這爲結果，是很有意味的。

的確，中國戰爭成爲這一結合的條件了。我們只要看看因兩者的對立而產生的政治不安的時代，以及在其終局爆發的二二六事件就行。資產階級對不能鎮壓暴徒的軍部首腦組資難「軍的不統一」；對於這資難，軍部首腦組以肅軍之名，實行了軍伍的肅清統一，而其實這統一正是全體的軍伍之法西斯的統一，借了這個統一，便開始了這次的侵略戰爭。因戰爭意外地發展了全中國的統一抗戰，資商家階級和軍部便狼狽不堪地開始合作起來。在前者，知道不能阻止軍部的陰謀的侵略，終究陷入於欲罷不能的難局中；在後者，經過上述的經驗，發

見「敵視資本家階級」的錯誤，而且爲對抗長期抗戰的「『滿洲國』資源開發，國防資源的前途」，也已迫於燃眉了。

財界權威鄭誠之助在去年十二月的改造「南方支那號」警告着說：「日本經濟界現在正站在重大的歷史歧途上，好像是可以到來一個突飛猛進的大發展時期，但是一不小心，便不得不陷入於悲慘的滅落之中」。要衝破這個難避的危險，除了採用「振興民間企業，把它作國策地動員，十二分地發揚國力的官民協力的統制手段」，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的。

可見資本階級已經下定了決心，贊助「官民協力的統制」了。我們必須注意他作爲「突飛猛進的大發展」之希望而說的話，他說「不但從『滿洲國』華北一直到全中國大陸巨大資源開發的途徑，已經開展，甚至遠達南洋方面的資源開發的便利」，也已經完成了；這正是軍部的侵略路線，現在是成爲資本家的唯一的希望了。也正是他們妥協證據的第二點。

今天的報上，正傳華北，華中實業公司的組織，鄉誼之助的話，已開始實行起來了。再看其他日本各雜誌，最近常常有軍人與政治家，財閥等座談會，討論着「怎樣從經濟上開發中國？」討論着「應該叫哪一個財閥來擔任？」日本軍事法西斯蒂因國難的造成，終於優勢地和資本家階級合體，也即是在雙方陷入危險的表示。

在這種合體中，自然包含着不少的矛盾。完成了基本合體的他們，關於「官民協力的統制手段」，依然在爭執着，成爲他們之間的暗影，是很有意味的。這次日本帝國議會中的中心問題，不是巨大的軍事預算，而是電力國家管理案。因爲既然大家已完成了基本的合體，關於實現變方目的軍事預算，自然沒有產生對立的理由。這是合體的第三證據。但統制的方法，卻是另外的問題。

所謂「官民協力」的「統制」，在資本階段這個可憐的主張中，已經表現了他們的困難。既稱爲「統制」，便無所謂「官」和「民」的「協力」；而是「官」——軍事法西斯政府對「民」——資本家企業的「統制」。法西斯蒂爲了完成產業的戰時動員形態：着手于動力的問題。於是「中央公論」二月號中，便有一個叫三宅晴輝的反對者出來主張：「和國民生活有重大關係，在戰時經濟上構成重大動力問題的電力問題，讓一部分官僚玩弄着，是不能不使人遺憾的。」意思便是說：「官僚」對於經濟經營是完全外行，應該委任資本家去辦。他用着極漂亮的理論「唯有使個體生存，才能便全體生存，因爲個體的總括就是全體」，主張使「個體」的資本家的「生存」。

這個「個體」，能够把主張貫徹到什麼程度，已不是基本的問題，因爲妥協是雙方成立

了；只有妥協，才是他們「萬一中的出路」。有興味的，倒是下述的一事：雙方在合體的各個基本問題上，存在着許多對立，一個也沒有解決，便急急忙忙地完成了「基本的」合體。這件事，正表示了他們的極度狼狽，也即是日本軍事法西斯成立中所留下的弱點。

但總之，合體還是合體，雙方都利用了共同要完結的危險這個溶媒，形成了極機械的化合物。直到二見等走狗為止的全陣容，原不是軍事法西斯的難問題。留下來的問題，便只有第三個根本對立要素——民衆。

這對於軍事法西斯蒂，是宿命的障礙。關於這，我們已經在歷史中看見了深刻的根據。現在軍事法西斯蒂對他們就用了「非國民」的名稱，實現了「非常時期的舉國一致」。我可以說，日本民衆，從來沒有想做國民過，他們在現在「國民」這兩個字已變成走狗的別名的時候，對於「非國民」這個名稱，將感到「國民的光榮」。只有他們，將以最不妥協的鬥爭，來回答軍事法西斯的侵略戰。對於這已經出現的事實，我也無需多說了。

匆忙的法西斯之完成，正表示了匆忙的最後的階段。（一九三八，三月二日在漢口）

日人反戰情形

中央社

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偕夫人池田幸子抵漢後，備受各界歡迎，記者於三月三十日往訪鹿氏，探詢日本國內反戰情形。

據談稱：關於敵國人民反戰情形，貴國人士均極關切，故自本人到達漢口後，各方人士均紛紛相詢；惟自九一八後，本人流浪在外，對於國內實際反戰情形，已不十分熟悉，但有一事可斷言者，即日本人民根本不贊成軍閥之侵略，並且日本人民亦決不以貴國人民為仇敵。關於此點，從歷史方面可尋出種種有力之根據。

當中國發動革命，於民十五年革命軍北上時，全日本國民，對此大膽上之革命高潮，均極熱烈關懷，但暴軍閥之態度，却與此相反。正當革命軍北上時，日軍閥即在濟南以武力干涉，而日本人民方面則發動一對華不干涉之組織，俾協助中國革命成功，此可證明日本人民對中國親善之真正態度，旋此組織擴大為一反帝國主義同盟會之分會。尚憶其中有一標語為「擁護中國革命」，自然日本軍閥對此舉，會竭力加以壓迫制止之。

迨一九三〇年後，日本法西斯主義益為高漲，嗣對東四省與上海實行之侵略，深恐人民

知而反對，乃竭力掩飾，結果造成九一八之事件，當時一般人民，極不願作戰，同時且均向政府呼籲撤回侵略行動。

自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七年八月間，國內人民與法西斯所釀成之糾紛情形，本人因常旅行在外，無能得悉詳情。但確知軍閥在極端壓迫民衆，設法遮斷人民耳目與外界之接觸。一般軍閥何以採取此種步驟，其原因不外中日人民間確具有良好友誼，查軍閥此種政策，可稱爲個個擊破策略，而此種策略今竟用之於各方面，最近日軍閥竭力宣傳貴國各黨各派發生內鬨，其目的亦在個個擊破，以期分化統一力量，本人以爲欲擊破此策略，一方面貴國固須精誠團結，一方面中日人民亦宜切實攜手，向暴軍閥一致進攻，最後必底於成。

近日欣聞貴國抗戰已有轉機，想敝國內人民必樂聞稱頌。最近本人八閱月來之流浪生活中，無一日不關心國內消息，無一日不在等待良好音訊。今年二月間曾得一佳音，即在川崎已發生一出兵譁變案，其意義甚爲重大，川崎一帶，乃日本重工業之心臟部分，該地人民在歷史上迭有解放民族之運動，故此大譁變，確爲全日本之警鐘，本人預料繼此案後，必有反響，果然不久在日本北方一帶，神戶大坂及其他各地屢屢發生兵變事件。

由以上情形觀之，相信日本人民反戰運動轉機已至，短期內必有驚人發展，遭受重大壓

迫之日本人民其反戰運動，猶如大海中之冰山，一般人們見者，僅爲浮諸水面之一部，實則磅礴之原動力，却藏諸下層，最後本入絕對相信實我兩國人民，終有一日必將日軍闕征服云云。

使人哭泣

鹿地亘

（關於戰時日本文學：其一）

近來，我們底文藝變成了戰況底通信，使人哭泣。

這是發表在文藝春秋一月號（一九三八）的老歌人窪田空穗底「短歌」。老歌人爲什麼哭泣了呢？是藝術底寶殿被下賤的戰事報告所侵略，因而哭泣了麼？光輝的藝術底「門羅主義」被破壞了，在雜誌上面失去了「短歌」底發表場所，因而流淚了麼？——不，不是的，他是對於皇軍底偉大的「聖戰」感泣，對於變成了「戰況底通信」的「我們底文藝」湧起了熱血。所以，他唱了：

興國不易，用我們戰士底血染在原野底土上罷。

戰時日本文學界是怎樣發展的呢？關於這有興味的問題，我想在這裏向諸君作個報告。

據我看，最近的文學界像大體上完成了「舉國一致」。那是用兩種手段實現的。第一，八·一三以後不久，政府召集了思想界文化界底元老們，討論了「怎樣組織知識份子底戰時隊伍。」在這個召集以外的文士們，一次兩次三次，……差不多全部被請進了監獄裏面。

第二，許多文人，和新聞記者一起，變成了各大雜誌底特派員，在軍部底統制之下從軍到各個戰線上面。去年十月以後的日本底報紙雜誌，滿載着這些文化侵略軍底報告，使得老詩人流了淚。然而，不懂老詩人，日本國民和我，也都要哭了。——哦，哦，在日本，報告文學到了全盛的時期。報告文學佔着文學界底王座；不能由軍部得到從軍許可證的文學者們，向那些從光榮的戰場運來震動胸膛的砲聲的愛國文學者吐出羨望的嘆息，不能不消聲匿跡了。我們在過去提倡的報告文學終於「這樣地」結成了果實！

現在日本文學界完全改變了樣子。那特徵有三個：

第一，日本文學界開始尋求思想了。這是應該特別提出的。在五六年以前，軍事法西斯底急激的抬頭期內，不是對於有思想的文學派遣了征伐的十字軍麼？這個十字軍在指揮刀下面前進，那終於和「思想是現實底反映」這個廉價的唯物論一同被斬除了。於是，文學界現出了一個奇怪的思想底貧困時代。然而，和軍事法西斯底確立同時，他們也終於發現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非在思想裏面反映現實不可。」這提倡者是有名的林房雄君和龜井勝一郎君等，他們提出了和日本軍事法西斯底現實相應的「日本主義」底思想。也叫做「日本的浪漫主義」。這是戰爭以前的事情，但到了最近，爲了反映新的現實，好像又發現了在這個主張

裏面非加以改變不可。於是他們大大地研究而且爭論着「現代日本底思想形態」應該長成爲怎樣的東西。因爲，「支那事變，至少是明瞭地告訴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向來只是努力地日本底特殊性拚命抬出的日本精神論，在這裏就不能不遇到了重大的界限，因爲這樣的思想不能成爲日支親善，日支提攜底基礎。」說這話的是思想家三木清先生。

「到現在爲止，支配着日本這個狹小領域的思想，」非從「日本主義」向「亞細亞主義」達到質的發展不可。——這是在改造二月號上的船山信一先生底主張。就是說，日本主義由於軍事侵略底「量的發展」，在質上發展成了「亞細亞主義」。我想，大概這個思想已經由日本文部省代表某某傳達給華北偽組織教育委員會了罷。

第二個特徵是他們開始尋求着文學底社會性。據改造二月號的青野季吉先生底社會小說論，「那被強烈地要求以來，大概經過了兩三年的歲月。」然而，沒有辦法的是，「在實踐上面，所說的思想性或社會性，不但看不到漸漸濃厚，漸漸肥沃的樣子，倒反而是更加衰退了。」那也是當然的。到五六年前爲止，追求了社會的真實的日本文學界，由於軍事法西斯底炸彈式的忠告，愕然地注意到了自己底存在。於是，較之「探求社會的真實」這個大胆的企圖，倒不如先謙抑地從「自己本身底反省」重新開始。這就現出了「反省的時代」，「自

我追求的時代」，「私小說的時代」，「羅斯夫斯其諾夫的時代」。這非常地和時代的適合。當炸彈煙濺地昇騰着的時候，深深地掘好「自我」底防空壕，這是聰明的。然而，無論怎樣說，防空壕是消極的防衛。果然，這幾年的日本文學界，像壕溝裏見不到太陽的草一樣，生命漸漸衰萎了。好像他們自己也感到了「這不行」，恰好幸而在這個時候，「亞細亞聖戰」底高亢的進軍喇叭響了起來。「文學家呵，出來罷！走出防空壕罷！」時期到來了，是偉大的東洋新文學確立底時代。文學家搶先地跳了出來。站在前面的脚色，依然是林房雄君，他從軍到了上海。其次是大宅壯一君，他出征到以香港為中心的華南，接着到上海南京跑了一個圈子。高田保也到上海來了。杉山平助由華北進軍到了包頭那裏。雖然那以外還有許多文學家從了軍，但以上四個好像是最為出色的。以這些戰士底戰事報告為主，報告文學一方面在理論上實踐上佔着文壇底中心，另一方面，它所觸發了的社會性，開始成了文學全般底主要問題，一切把數年來的「自己內省」期結束了，被淨化以後又復活了。所以他們叫喊着：「現在的社會性底要求，較之過去的時代，在質上是更高度的東西。」不錯，我也承認，社會性底內容變化了。

第三個特徵是理論上的問題。那就是，「思想性」和「社會性」的關係怎樣。這樣的深

刻的理論追求，在五六年以前是不能發現的。不，有是有，那是反對革命文學的人們底一部份說「革命文學者把這兩件事混同了」，嘗試了無力的抵抗不錯，是混同了的。但其實應該說是承認了這兩者爲不可分離的東西。民衆在軍事法西斯下面掙扎的日本底「社會真實」，追求這社會真實文學就被「反對法西斯」的思想所貫串。換句話說，正是由於「追求法西斯下面的社會真實」這些的作家底思想的態度，這個社會性才產生了出來。不是麼，思想性一退却，文學的社會性也就同時無影無踪了？然而，由於軍事法西斯底攻勢，這個理論非大大地加以修正不可。因爲，他們注意到了，在這個時期，「思想破壞文化。」想一想罷，文學不是思想底宣傳品，而是社會真實底彫刻。那麼，把「思想性」從「社會性」分離，不但可能，而且必要。不是只有除去了「思想」底夾雜物，純粹的不被成見所歪曲的社會真實才能够被探求出來麼！這是寫實主義上的一大發現。因爲軍事法西斯所攻擊的是文學底這個「思想性」，這就更推動了文學底純化作用這樣一來，沒有思想的社會小說——借用青野底表現，「風俗文學」出現了。但實際上，使即把「思想」這個夾雜物剔去了，但如果描寫到觸及法西斯底要害的社會真實，依然有被誤解爲一種「思想文學」的危險。因爲在要面向這樣的真實的姿勢裏面，正設着有決定視角「思想的態度」。所以，這新的寫實主義從危險的現實

防衛了文學。而且，頂好是借用「通過自己底真實」這種反省文學底助力。他們祇身在反省文學底「防空壕」裏面，仔細地描寫從那里看到的「社會」，所以在他們底小說裏面，只是同樣地畏縮地躲在壕里的人們底社會被描寫着。人們贈送了「大發現實主義」的名稱。因為壕洞裏面是臭的。——但據最近的消息，連這個臭寫實主義底中心的人民文庫都被末次內務大臣禁止了出版。那理由我不知道，大約不是因為有人想走出壕來，就是法西斯們開始認為「社會性」和「思想性」的分離是理論上的錯誤。

現在，青野季吉在改造上說：「作品底思想性和社會性，是密切相關的，思想性底深度是在限制社會性底廣度或深度的關係裏面。」總之，兩者又開始一致了。當然，如果我把青野季吉底「思想性和社會性底統一論」看作就是軍事法西斯底意見，那是不對的。青野底想法不是這樣。他既大大地承認「過去的革命文學底功績」，又指出了現在對於「社會小說」底出現的「不可抗底束縛」，覺悟到了「無論如何不能有實現的希望。」不過，雖然是這樣，但依然希望着，所以提倡了「社會小說。」只是，由於向來的奇怪的理論習慣，他是使用「雖然希望着，但不能希望」，「因為不能希望，所以不布望」，「雖然不希望，然而想希望」的這種實在莫明其妙的三段論理的傢伙；在現在的場合，也在經過論理階段的當中，因

爲「想希望」，所以正在把暗示轉向了「能够希望」的實現的方向。這，我想他底好朋友林房雄底鼓勵是大有影響的。林用着他有名的口吃的調子急急地說：「能，能，能够希望呀，能希望呀！用，用，用不着客氣的。在蘇聯，在支那，都有國，國防文學，我們也大胆地認識清楚日本的現實，用愛，愛，愛國主義武裝起來得啦！」

林發出了這樣的宣言，是八·一三開始以後不久的事情，恰好是我在上海法租界底一角不敢出聲地躲着的時候。他在宣言里面這樣地寫了：當他讀蘇聯作家拔甫連珂作的遠東，「到蘇聯航空隊轟炸東京」一節的時候，忽然忘我地狂叫了。「去罷！從軍去罷！如果蘇聯轟炸東京，我就坐着飛機去轟炸莫斯科！」

我在嘉賞他底意氣豪壯之餘，寫下了這麼一首詠詩——

原來是有名的社會主義作家林房雄，
有一天這樣想了：

在蘇聯和支那有的東西，

如果日本沒有，就太不成話，

所以靈巧地把招牌

改成了國防文學。

在拔甫連珂底窟東里面，

有蘇聯航空隊轟炸東京！」一節，

他身子打顫地狂叫了：

「去，去，去罷！

從，從，從軍去罷！

把，把，把莫斯科。

給轟炸掉罷！」

顫躍地，他從軍了。——

然而，弄錯了路。

跑到了「上然！」

那時候，我聽說他到了上海戰線。林是生來胆小的，其他從軍記者寫着：當中國空軍在虹口投彈的時候，他驚慌地從旅館底梯上跌下來了。所以每天喝着威士忌麻醉自己，不多久，就坐着軍艦回長崎去。可是，那路上的旅行又不得了。風浪很大，對於這林也不行，所以

威斯忌和船又使他爛醉了。在改造十二月號的「南支那號」裏面，他發表了那旅行記：「誰能够保證在我國國民底血管裏面沒有流着六百年以前的血液。據說倭寇底出身地方主要的是薩摩，肥後，長門，大隅，筑前，筑後，和泉（日本南方海岸地方——譯註。）現在嚴嚴地壓制住南支那海的我國海軍底將兵裏面，或許就有倭寇底根據地，就馬上展開了浪漫的空想底翅膀，忘記了胃痛，思緒遠遠地馳回了香港，暹羅，印度洋。……倭寇不是簡單的海賊。時常隨着風渡到南支那海，却略了大明國底海岸。並非毀壞本國同胞的小偷，是日本民族的活力底氾濫。」

在這里，我們底問題並不是這個可憐的「倭寇」先生怎樣地吐得一榻糊塗。在理論上重要的，向「莫斯科」出發了的他，在三段論理底「壘船」中間，意想不到地跑到「上海」來了。這樣地，「支那和蘇聯底國防文學」底存在，想不到却轉化成了倭寇底「愛國文學」底理論的支柱，青野季吉底「社會性」從「不能希望」的東西轉化成「能希望」的東西了，「能希望的社會性」是什麼？是倭寇的社會性。看罷，這個社會性是多麼美麗呀！透過這個社會性底眼鏡一看，「六百年以前」的海賊底行動變成了一威嚴地壓制南支那海的宏壯的日本精神，無數的摧殘，屠殺，和強姦，變成了「日本民族底活刀」，鑿力，和性慾底「氾濫

「，而且，雖然是「並非小偷兒」的強盜，但却現得是「偉大的亞細亞底保護者」。雖然亂七八糟地把本國底同胞做成血底犧牲，驅進餓饑里面，但一點也不現得是「毀壞同胞。」這樣的社會性和他們底「思想性」能够「密切地相關」，是當然的。——然而，這樣地斷定青野季吉底意見，也許是我底苛論。也許是因爲他論的不是倭寇底社會性，而是社會性一般」，所以在現在的「不可抗的束縛」前面「不能够希望」實現，他向來總愛在事情過了以後說：「我底本意不是那樣的。」不錯，從文字上看，他所論的既非倭寇的也非反倭寇的「社會性」一般。但是，這個叫做「一般」的傢伙是無從捉摸的，有被誤解爲從「反倭寇的」過渡到「倭寇的」的暈船理論的危險。而且，當青野快意地被這個論理的抽象性所推搖，明知「不能够希望」也加以「提倡」，也許是因爲友誼而把林房雄推薦爲現代思想文學者底典型的時候，就無法使人家不誤解他底理論的意義。不錯，他向來就具有爲了友誼而忘記一切的美德。關於這，林也是一樣的。

可是，爲什麼我現在在理論上的問題裏面提出了「友誼」問題呢？這是因爲我在戰時日本文學底理論問題底檢討裏頗得到了貴重的發現。那就是，「理論問題」決不純粹地是「理論問題。」如果研究他們底理論的人這樣想，那他自已就難免得到「爲論而理論的理論家」

的非議。把這個道理在理論上暗示出來了的是改造二月號的船山信一先生。他說：

「本能比思想強，這是事實。沒有本能的思想是沒有根基的東西，而沒有思想的本能，是不安定的。爲了使舉國一致堅定而且永久，非伴隨着思想的自覺不可。本能是單純的直接性，而思想却是經過媒介，經過否定的東西。」

哈哈，我敲着桌子狂喜了。現在，一切都清楚明白了。本能是比思想先行的。正因爲這個原故，佛洛德主張性欲比一切心理現象先行，軍事法西主義者先發揮了放大砲的衝動以後，再來討論宣戰還是不宣戰，等戰爭擴大了以後，再來構成而且宣傳「防共」或者「趕掉西洋鬼子」的戰爭理由。思想怎麼會在事實以前存在呢？所以，最重要的是首先發動戰爭的本能，「思想的自覺」會從後面「伴隨着」來的。只是，無論如何，「思想」有伴隨着的必要。因爲，沒有「防共的聖戰」這個思想，「本能是不安定的。」「本能是單純的直接性，」直接地卷起侵略的現象，但「思想」在「經過媒介」或「經過否定」的當中，能够轉化爲「防共的聖戰。」

由於和這相同的原理，被軍事法西斯威脅的文學家們，早在四五年以前，由於恐怖的「本能」而「否定」了思想性。到了現在，「六百年以前的倭寇的血」開始躍動了，新的「思

想性和社會性」經過媒介而出現了。實際上，思想被這個「不安定」的「本能」所玩弄，優秀的文學家陷進了可悲的命運，並不在少數。在本能裏面，現在最強的是恐怖。最近，末次內務大臣對於日本知識階級又採取了更加恐怖的「有效適切」的處置。和這同時，據報紙所載，寫了沒有太陽的街的卓越的作家德永直，在恐怖之餘，終於提出了自願把沒有的太陽街絕版。向軍事法西斯搖尾乞憐的，只有「狗的本能」的新聞記者們高興得要命，嘲笑地寫着紀事。我憎惡那些狗的本能，可憐德永，爲了已經成了他的過去的優越的工作，禁不住鬨然地流淚。

德永直和林房雄，他們兩個是代表了現在日本文壇的可哀的運命的兩個典型。我和兩地側都很熟，現在好像看得見他們的面孔。德永臉上罩着憂鬱，好像說着「頭痛呢！」似地抱住腦袋，沉默了很久以後，向我這樣說了：

「哪，你是強的。近來，我好像腦子不行。真是，憂鬱得很呢。在這樣的時候，我是，非來幾杯就受不了。」

至於林房雄，却完完全全是堂·吉訶德。只不過「憂悶」的面孔的堂·吉訶德變成了非常樂天的英雄罷了。堂·吉訶德是喜劇的悲劇的主人公，而林房雄是悲劇的喜劇底主人公。

這個差別就在於堂·吉訶德是對於「正義底實現」的自信力的化身，而林房雄是能够「把實現了的東西正義化」的這種自信力的妄想狂。人們雖然非難着他，但見了面却無法不感到困惑。因為，他不但把對方面浮在臉上的非難的顏色完全不當一會事，而且突然地說：「喂，你聽見過大砲的聲音沒有？沒有？那不行！文學家沒有聽見那，那邊成話！到支那去聽一聽呀！所謂偉大的文學應該像大砲一樣的能够搖動人的靈魂的。」弄慌了的對手，幾乎是佩服得很地和他分了手，但回頭一想，「呀，敗了！」只好自己對自己苦笑。

這是林房雄的一種獨特的天才。德永沒有這，所以不能成爲現代的作家的典型。對於善良的，小心的，因而弄得憂鬱消沉的德永，我衷心地感到同情。終於想到了一個問題：他所缺乏的，但由林房雄，代表了的那一種天才，是什麼呢？這問題也不難解答：那就是能够把「否定，」「媒介，」「威脅，」和「阿諛，」大胆地驅使的才能，即叫做「厚臉無恥」的東西。

爲什麼把這叫做天才？天才是什麼——如果把別人所沒有秉賦的才能叫做天才，那麼，林房雄不是天才是什麼？雖然有軍事法西斯底大的助力，但這一種才能在日本還不多。看起來像很多，那是因爲具有這種特殊才能以外的人，都被放逐到現在的日本文壇以外了。這不

能不是天才證據，從不能由努力而達到的這件事也可以明白。如果他還有一點點良心，如果這一點良心觸到事物的時候使眼睛張開一下，那麼，一切人爲的努力，將和沙上的寶塔一樣，馬上崩潰。這最好的例子是改造十二月的「南方支那號」裏的高田保的從軍記。不用說，他到上海來，並不是不想看一看「戰爭底真實。」然而，每每當他遇到被摧毀了的市街，被棄置着不管的發着腐臭的被屠殺了的死尸，就不能不背過臉去。他說，「我一定是看了不必看的東西罷。」戰爭從那上面跨過去了的痕跡——在那裏，「我看見人也罷，動物也罷，只僅僅是爲了要活而徬徨着。」因爲是這樣情形，他到處遮着眼睛，那麼賣了力氣的報告文學，却完完全全沒有生命。不，僅僅一節還含有生命。——他在水田當中走着。稻子黃了，垂着穗，在秋風裏搖動着，然而，極目望去，看不到收稻的農民。有馬的叫聲，但那也是軍馬。村莊都死了，沒有一個人出現。在那裏，僅僅鮮豔地飄着太陽旗。（大概是吳淞附近——作者。）

「這時候，一個兵（日本兵）向我走來了。肩着槍，靜悄悄地。他爲什麼一個人到這裏來，我不知道。……他站住了，於是像我一樣地開始眺望着水田的稻穗。

到底過了好久，無從知道。總之，我好像聽到了他的嘆息。他低聲說了什麼話，但我聽

不清楚。我反問了。

『如果有鐵刀，就給割起來。』他清悉地向我說了。『現在不割起來，再過就沒有用了。……』

我用不着問他是不是農村出身的。他是中年的兵士，從鋼盔底下望得到刻着勞苦的額頭。想到一年的辛苦只好無法地讓它荒廢，這水田真是難堪的殘酷的東西；一定是這樣地映在他的眼裏的。」

哦哦，這才是報告文學！在這裏，日本兵士的真實的姿態被描寫着。看一看刻在他的額頭上的辛苦的皺紋罷，看一看浮在他眼裏的苦惱的神色罷。他是農民，他知道耕作的辛苦，農民的生命。站在沒有人影的稻田邊，他一定圍然哭泣了的。爲了丟掉粒粒的辛苦，從性命一樣的水田逃亡了的中國的農民！穿着軍服的農民，在苦惱裏哭着！

請看一看罷！……這是林房雄等描寫的倭寇的真實的姿態。不但如此，穿着軍服的農民，較之懂得倭寇的心，還是更懂得中國農民的心！

高田保用不着遮住眼睛。頂好是大胆地把眼睛張開，正視着這個真實！和農民一起！和這個穿着軍服的日本農民一起！

我感到的開始正視着許多日本民衆。歸根結底，林房雄是天才，但天才是不會怎樣的。大多數的人——軟弱的閉着眼睛在憂傷裏哭泣，勇敢的却堅定地張開着眼睛。在這裏，幾千萬的眼睛開始正視了。——今天，我看到了川崎和千佳的出征兵叛亂的新聞記事。（一九三八，二，二五，在香港。）

（高荒譯）

在各團體的歡迎席上講演詞

鹿地直

在遍地抗戰烽煙的今日，受如此盛大的歡迎，使我們不勝感慨。

我們兩人到底有什麼東西帶來給諸位？我們什麼也沒有帶來。從去年八月以來，只是跟難民一般，在血與叫喚之中，逃着逃着，直逃到這裏來了。大抵可以向諸位說的，是請接受我們這個始終不能忘記的赤心的友誼。

到漢口來，許多中國朋友問我今日日本民衆的狀態，問我困苦的反戰鬥爭的狀態。作爲日本民衆的我們，不得不深深感動，諸位對日本民衆的關心，以及對他們的期待。但我們有什麼可報告諸君呢？我們也是被隔斷了祖國的聲音，一路流浪而來的。

只有一件事可以告訴諸位，我們日本民衆從一九三〇年以來，隨軍事法西斯的抬頭，完全截斷了國際的通信，我們的眼被掩住，耳被塞住了，但日本民衆，熱切要求知道中國諸君的事。這着聽到各國，尤其是中國民衆的狀態及其呼聲。日本民衆，熱切要求知道中國諸君的事。這同向和軍事法西斯主義者特務機關的欲望絕不是同一的。最好的證據，便是我們所敬愛的魯迅先生的話，在日本受到熱烈的歡迎。日本民衆以熱切的友愛，向諸君伸手，向諸君呼喊。

我可以把這事歷史地告訴諸位。

當一九二七年中國民族革命運動野火一般燃燒的時期，日本民衆以驚異與歡喜來注視着它，因日本軍部的干涉，組織了對華不干涉同盟以進行鬥爭。一九二九年這民衆團體發展爲反帝同盟，從此以來，我國反帝同盟的中心活動便是：

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擁護中國民族革命！

擁護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

接着到了九一八及一二八的時候，日本民衆以憤怒之聲，吼出了「從滿洲撤回手來！」
「從華北撤回手來！」在中國，諸位聽到這聲音麼？

此後數年，日本民衆的非言語可形容的困苦情形，諸位也已知道了。在黑暗的中世紀式的鎖國政策中，日本民衆和等待光明一樣，等待着「外來的聲音」。

戰爭由蘆溝橋的砲聲中揭開了。日本民衆怎樣呼號呢？我不能忘記我所敬愛的一位作家的話。他在文章中說：「今日的戰爭，將是遠東近代史的一個總決算。武力的相差，在極短的戰事過程中，一定可以回復均衡。」

諸位應深深記住，這句話是在多麼受威脅的環境下勇敢地說出來的。這正是日本民衆之聲，日本良心的呼聲！果然，今日中國的抗戰，在山西，在山東，已有顯明的發展，武力的對比也已均衡起來了。如果說這句話的作家，及其背後的幾千萬日本民衆知道這事實，將引起多大的歡喜和反響呀！

軍事法西斯們也明明知道這回事，因此他們極度害怕中日兩國民衆的接觸，我們可以想起他們的傳統戰術，術語便是「各個擊破」。他們盡一切可能舉行警戒，截斷了兩民族的交流，努力離間，掩住民衆的眼，塞住民衆的耳，想把兩民族互相孤立起來。他們拚命地先之以孤立，繼之以各個擊破。但他們將永遠不會成功！我們的握手，兩民族的友愛的結合，便是粉碎這陰謀的力量。

我們在八個月的忍苦之後，終於像今天這樣握到了諸君溫暖的手了。在這其間，在安圍危險的威脅中，只有一件事是常常在我們的胸中的，便是與時俱增地成長着一種歡喜，一種希望。我們所歡喜的所希望的是什麼呢？因為我們看到，侵略者卑劣的離間政策，已開始暴露了他們的失敗。現在已不是陰謀的時代，現在已到了人類的真實的靈魂，可以破壞一切陰謀的時代。日本軍事法西斯，已遭逢了兩重的失敗。

第一，他們離開兩民族和「各個擊破」的策略，已經失敗了，日本民衆反戰的消息，繼續不斷的傳來。

第二，他們使中國國內分裂和「各個擊破」的策略，已經失敗了。滿洲侵略時代的迷夢已完全打破，常套的偽政權，在統一於抗戰氣魄中的廣大民衆的包圍裏，已經喪失了成立的基础了。

特別叫我愉快的，在香港我有機會見到幾本日本雜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費盡唇舌來挑撥離間中國的各黨各派。我不禁苦笑，他們在這方面，仍然在做「各個擊破」的陰謀的夢。可是成功了沒有？絕對沒有。勝利仍然在於精誠的團結呀！代表中華民族各部分各黨各派，一天比一天地更鞏固了民族解放的統一戰線，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堅固的團結，完全擊破了他們的陰謀了。

據我的觀察，現在的確是勝利了，諸君將得到勝利，然而，日本的民衆，也決不落後于諸君。詳細的情形我雖無從知道，但我總感到，跟着中國抗戰第二期所得的轉機，日本民衆的奮鬥，現在也獲得轉機了。

我在流浪中，焦急着要得到祖國的消息，等了又等，等了八個月，終於在今年二月中，

日本民衆的聲音，霹靂似地打動我的胸膛。東京近郊的川崎，千住的出征士兵叛變了。川崎起來了，我的胸膛被激動了。我願向諸君報告這樁事的重大意義，川崎一帶爲日本最大的重工業心臟地帶，是日本革命勞動者運動的搖籃地。那些出征的士兵，正是在巨手中抓住日本軍政法西斯心臟的勞苦者羣衆。川崎起來了，先驅者起來了，這樁事是打動日本民衆胸膛的警鐘呀！在殘酷的法西斯的槍彈之下流出的鮮血，也就是在他們背後幾千萬的血管裏環流着的民衆的血！

果然，繼着這先驅的聲音，已經續聽到日本民衆反戰的消息，爲飢餓所迫的秋田縣的農民和礦山勞動者一齊蜂起了。在神戶，也發生流血的慘案。朝鮮和台灣是更不用說。

諸君！中國的抗戰已入第二期，戰況得了轉機的今天，同時，在日本內地，民衆革命的反戰鬥爭，也的確得到轉機了。

諸君中有些友人很關心我談這樣的話——日本民衆確是我們的弟兄，但他們對於強力，軍政法西斯的壓迫，不是完全不能抵抗，無法抬頭麼？

我現在在這裏明確的答覆，我們不已經知道了一些日本民衆的英勇的鬥爭的事實嗎？請想像被鎗閉塞壓迫國日本民衆的情況吧！這正像漂流在大海的冰山，巨大的部份藏匿在水中

，一部分浮現在海面。已經發現了這一部分的英雄的事件的日本民眾藏匿在黑暗中的巨大的姿態，不是已經可以想像了麼！任憑法西斯去厲行戰爭吧！他們之坐在巨大的冰山上被打得粉碎，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諸君！我們的希望很大，集合起來，到抗戰的隊伍中去！

送北征

鹿地亘

去罷，

梅呵，黃呵，陳呵，

朔風在招喚你們。

匆匆地——默默地收拾着行裝的

你們底胸膛鼓動，年青的歡喜，

是怎樣地騷動着

我底躍動着的血呀！

去罷，

梅呵，黃呵，陳呵！

朔風在招喚你們。

在這里，是不屬於我們的

權力下面的苟安：

溫暖的太陽，清澄的海，

不知季節的南國底花

意隨地開着；

在瘴氣裏醞釀的奴隸底和平

腐爛着新鮮的生命。

哦哦，朔風嘯！

我在等待着，

待望着你吹送來的氣息。

哦哦，每天每天，

像那從原野從山岳

騰舞上去的砂塵一樣

向四面八方衝擴的朔風嘯，

泛濫地吹罷！

捲起神門底激情罷！

再也恰當不過地，人們

把你叫做第八路軍。

倭寇呵，誇耀罷，你底炮火，

沉迷罷，你底妄想，

說是皇威要和炮煙一同

把大陸掩蔽。

但是——等着看罷，

滿野的風，馬上

會把毒煙吹得無影無踪，

在冰雪裏閃耀的山峯

會留下壯嚴的姿態的。

儘量地表演罷，把你寒愴的威脅，

那瞬時的砲煙！

直到枯盡為止，儘量地表演罷，

把那和你底妄想一起。

直到你底夢

在冷酷的北方底魂魄裏面

冷了爲止！

去罷，

梅呵，黃呵，陳呵！

朔風在招喚你們。

把你們底燃燒的激情。

用冰雪底心武裝起來罷。

去罷，和朔風一起，

用堅決的心

去把兇煙吹散！

不久——時間會來的。

山野底冰溶解，

黃河底水增高，氾濫，

要把洶湧的新的生命

伸流到平原，

伸流到在苟安裏睡着的南方底海邊罷！

要把充滿了歡喜的生命

氾濫，沸騰的罷！

然而——現在是冬天，

山呵，野呵！

用冰雪底心武裝起來罷！

去罷，

梅呵，黃呵，陳呵！

朔風在招喚你們。

哦哦，那聲音——！

是在所有的胸膛裏面

喚起回聲的地殼下的雷鳴。

頌 香 港（卽興）

鹿地巨

我疲勞了。

溫暖的內海

使怠惰的疲勞更厲害了。

我焦燥着。

忘記了季節的太陽

使無爲的焦燥更難耐了。

寧靜的街道呵，

夾竹桃是紅的，

不知名字的黃的花紫的花，

在白的石屏上面，

連續地投下絢爛的影子。

風也沒有，冰雪也沒有，

不知不覺地就要過年了。

哦哦，失却了時和世底進展的

沒有聯繫的南海的島嶼，

你——像子爵總督閣下底

溫順的弛鬆的面孔一樣

使我厭倦了。

廣州寄到武漢

鹿地直

胡風兄：

拜見了你底信，高興得很。

將近半年的不安和焦燥，請你想像一下罷，不知有多少次遇到了生命底危險，但幾千萬人的底生命成爲問題的時候，我們個人底生命又算得什麼呢。祇是，面對着像狗一樣地死去的恐懼，什麼工作也沒有做地一天一天地消磨着日子，請想像一下是怎樣一種情形。所以，當焦燥得忍耐不住的時候，從我底胸膛里迸湧出了這樣的悲憤：

中國底兄弟呵，認清楚敵人和朋友罷！

要這樣才是真正有勇氣的人！

早就打算寫脫險記。在上海會開始了幾次，但每次都把原稿燒掉了。現在雖然得到了好朋友們底保護，但又感覺到了連那氣力都完全沒有了的那麼疲勞。

可是，疲勞也已經恢復了。我想開始工作。

「七月」經常地看到了，很懷念。早想寫點什麼寄上。每天都這樣想，但現在只有下面

那麼一點即興詩。

不久當能和你們愉快地會談，告訴蕭軍，蕭紅力琴君等罷，說是在期待着不久能够見面。

似乎情勢漸漸好轉了呢。我現在也大大地被希望鼓勵着。日本底雜誌看到了兩三本，這又從反面證實了我底確信。今年才真正……。詳情面談罷。祝諸君底健鬥。

一月四日

在廣州 鹿地亘

西 崽 的 故 事

池田幸子

我們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個好像是白俄居留地的里份裏租了一間屋子，躲着住了下來。

幸而鹿他和我的面孔都不像日本人，所以自稱是南洋的華僑，這個謊居然成了功。

在這一幢房子裏頭，我們的「同胞」只有那個所謂西崽的張忠明，和被稱呼做「三號太太」的土氣的甯波姨太太，此外全是白俄。

搬了家幾天以後，張忠明悄悄問我：

「你的先生真是中人嗎？」

我聽着吃了一驚，但馬上反問他：「你看呢？」

「不是父親就是母親，總有一個是西洋人吧？」

於是他現着同情的臉色安慰我說：「在上海，雜種也很多，聽說南洋和西洋很近，那是難怪的；用不着偷偷摸摸，連散步都不出去；……真的，有什麼可怕的，又不是東洋鬼子……」

那以後，張忠明和我在廚房裏見了的時候，就把鹿地喊做紅鬼。

他每天從他自己的腰包裏掏出六個銅板來買貓魚，餵他主人所畜的一貓隻。

在那個不十分亮的廚房的角落裏，我鍋裏無論什麼時候都沒有什麼好吃的東西，當我在那裏炒着馬鈴薯的時候，常常回轉頭來看看那貓在暗淡的光線里面閃着黴麗的斑毛，張忠明就蹲在它的面前，提着魚片逗它玩。這時候，我好像責備他似地做一下鬼臉，於是他就呆頭呆腦地笑了出來。

「×你媽！成千成萬的難民連稀飯都沒有得喝的這日子，你這混蛋……」

說着他忽然把貓的頸子抓住，提起來，把剛剛吞了魚片的那動物的柔軟的背脊逼得幾乎要斷了。

「你不做鬼臉我也曉得呀，……剛才從吳淞逃出的老百姓到這裏來討飯，褲子破光了，連屁股都露出來，我給了他一條……」

他悄悄地站了起來，把醒手放在鼻子上聞一聞，跑來瞧我的鍋。

「你今天買了多少肉呀？哦，又沒有肉麼？」

「哼！那能像你一樣，有錢買魚給貓吃。」

「你看三號太太，一個人，雞啦，肉啦，每天總要買四五角錢的吃，……你不要那樣做人家呵，因為不多吃一點，所以你那個紅鬼瘦成了那樣子。……」

「聽我說吧，說不定我那紅鬼想做你的貓呢。」

「不要開玩笑，哈哈……但是，說老實話，你要是不多多的買肉吃，我們東家就以爲你是窮人，看不起。……她常常說：中國人總是吃些莫明其妙的東西。比彷彿三號太太剛搬來的時候，用藤油炒菜，東家娘便嚷着臭，臭，把窗子都打開了，還拿扇子亂扇，把油煙子統統搨了出去。……」

他認真地說着，一面把那個白俄女子吃飯用過了的一些碗碟，很小心地搬到洗東西的地方去。正在這時候，住在亭子間的那個四十多歲的獨身男子來熱牛奶了。他也是一個白俄。他一看見我，便馬上筆直地豎起他那粗大母指，一直伸到我的鼻尖前面。隱着的眼睛好容易睜大了，把那個母指舉到腦頂那麼高，不動地豎着，用沈重的俄國話說了起來。我只好慌張地喊張忠明。

「小張！他說什麼呀？」

「說是今天中國的高射砲又把日本鬼子的飛機打下三架來了，照這樣，蔣介石真是世界上第一個將軍呢。」

「哦！」於是我也把小得可憐的大母指舉了起來，高高地和他的排在一起，算是對於他

的讚賞的答禮。

小張也非常地歡喜，把胸口都挺出了，指着那已經沒有火了的暖爐上的斑貓對我說：

「好吧，今晚再買六個銅板的魚給它。」

小張非常生氣地走進了我們的屋子。開始，話都說不出來，過一會才紅着臉小聲地向我借一角錢。問他是什麼一回事，他才開始說明了：

他被人家偷走了一個盤子。

那天下午，我們托他去買了一盤餃子。吃了以後，他便把那個空盤子放在廚房裏，但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盤子不見了。在房子裏到處都找過，問過。沒有。沒有辦法，只好給菜館裏賠償損失了。

「其實，是在是的，」他說着便現出了憤怒的樣子。

不見了的盤子，不知道怎樣混到二層樓特別房間裏那個白俄老太婆的裝飾得很漂亮的架子上去。他望着架子問，「老太太，你是不是拿錯了？」那曉得那個老太婆就生氣地叫了起來：

「你這傢伙，又來故意搗麻煩了，你才是一個慣賊，我要喊法國巡捕把你捉去呢！」說着說着她就舉着那個掛西服的鈎子從屋裏追了出來。

「沒有法子。並不是這一次，我花了三角錢買的一個有花的西洋磁盤子，也給那個老太婆偷去了。狗婆娘！一樣的東西，到處都有賣的，……她却以為上等的東西除她以外別人就買不起。我……」

聽着小張的話的紅鬼，寬的額頭上，青筋都暴起來了，從椅子上跳起來說：

「好吧！我同你去說，把它要回來……」

「沒有法子，中國人是不行的……你，紅，——你也是不行的。自從東三省失了以後，就簡直完了。在東北開糕餅店的我的父親向我說過，自從日本鬼子奪去了東三省以後，連白俄都做了中國人的主人，……不要去說的好，……說了也還是我們輸的。……」

紅鬼皺着眉頭，但不一會苦笑地說了：「哪里，不會輸的！」

小張嘆了一口氣，用着靜靜的語調，沉着地說：

「中國人太弱了，太老實……中國人無論甚麼時候都敵不過人家的。……」

對於偷東西的賊都只有哭，一點辦法也沒有的那樣懦弱，他咬着嘴唇，把腦袋俯下了。

但是，那個老太太婆是怎樣一個傢伙呢？聽小張的話，他好像是一個守財奴。她的兒子是一個職業不明游手好閑的傢伙，但却過着相當優裕的生活，又有錢。然而，還要做賊！

在憤怒地把兩支手抱在胸前，沉默着不聲不響的紅鬼的手底下，抗戰畫報和平型關血戰記，展開着攤在那裏。小張不經意的看到了。他一面不甘心似地咬住嘴唇搖着頭，無意識地用手翻弄那里面的一本。注意到了這，紅鬼就問他：

「這個，你曉得嗎？」

「什麼呀，這樣高大的一個人？」

他馬上忘記了那一肚子的怒氣，把臉送到畫報的照片上去。

「……………哦！綏遠，是這麼一個好地方麼！我還不曉得，以前聽說那是一個亂七八糟的鄉間，土匪窩子呢……………啊，這是傳作義將軍！你瞧，他坐在這麼漂亮的馬上。哼，這個混帳忘八蛋，一定是大漢奸，好，你的面孔我總不會忘記就是了。」

好像他被那個老太婆惹起的憤怒找着了發洩的對象似的，狠狠地望着畫報。那上面，帶着瓜皮帽的長鼻子的德王在笑着。

「但是，這一向，我們中國的飛機沒有來呢。」

眼睛並不從照片上移開，微微地側着頭的他，似乎感慨很深地說了。

「昨天晚上不是還到黃浦江來夜襲了的嗎？」

「白天可沒有來呢。」

「晚上來更容易得手些呀。」

「爲什麼呢？日本的飛機老是不在乎地在白天飛，中國的飛機，……總不是沒有了罷
。……」

「當然有，今天早上報上說南京空中大戰了一次，敵人的飛機被我們打落了五架呢，你還不曉得嗎？」

「哦，原來……」

我雖然是很起勁地這樣說了，但自己都感到了聲音是空虛的。中國的飛機爲什麼白天不來了？那的確是第一期的飛機漸漸少了的時候，但我却不願意說穿使單純的張忠明失望。

畫報里面有一張在包頭附近集中的一隊抗日軍的照片。我把那裏面的一個身體高大的青年和張忠明對比地看着，把話題轉變了。

「那末，小張！你不想上軍隊去幹嗎？」

他抬起頭來，有點困惑的樣子，口吃地說了。

「現在是去也可以的，……不過頂好是到中央軍裏去。」

「那麼，山東讓誰去守禦呢？」

「……就是我不去也不要緊，現在的山東，兵像沙一樣多，因為三丁抽一。……」

「三丁抽一是謠言吧！」

「我鄉裏是這樣的，你問那個炭餉的老高好了。……不過，會先給三十來塊錢。」

「那麼，家裏人可以吃用一年了。」

「哼，太太小姐們是什麼也不會知道的，農民是，從祖父起就背着債的。就只說租稅一

樣吧，不要說是三十元，就是三百元也够呢。……我是逃出來的，鄉裏還有母親和妹妹。」

「老婆呢？」

「那哪里會有呢！」

「可是，祇怕錢已經積起了不少吧？」

「我們鄉裏的女人很漂亮，但是她們不願嫁給窮人……如果我有錢，我甯可多買些救

國公債。哈……哈……」

他爲了遮掩不好意思，高聲地笑了，但馬上又快朗地開起玩笑來了：

「但是，你爲什麼不去參加救亡工作呢？既然認識字，什麼事都明白。」

我苦笑了。

「像我這樣身體不好的人，也能够當女兵嗎？」

「那末，買了救國公債沒有呢？街角上的賣麵包的老王也買了五十塊錢的。你去看看，今天早上起，舖子裡掛上了公債的筒子呢。我和對門炭舖的老高，打算在這個月底每人買十塊錢的。你起碼總可以買一百塊囉。……」

「到哪裏去找那麼多的錢呀？」

「不會沒有的。」

他又大聲的笑了。

到了月底我給他兩塊錢，像是完全出乎意外似的，他鞠了幾次躬說：

「在這種時候，真正對不起得很，你們也是逃難的，如果困難，就不給也可以，謝謝，

謝謝！」

那個白俄老太婆在喊他。

「噉！」

他把我的鍋拿着慢吞吞地走向廚房去，正在這個時候，那位老太婆喊的聲音格外大了，於是他兩步併做一步地跳了下去。老太婆站在房門口也給了他兩塊錢，但他好像搶一樣地抓過來，一句話也沒有，塞到口袋裏面。老太婆溫和地甦起眼睛，在後面向他說着什麼，那曉得他理也不理，於是她在我的面前，使勁的將門碰的一聲關上了。

他在底下罵：

「老不死的鬼婆子！」

那以後沒有過多少時候，到了南市陷落的日子。自早上起，從這里份裏房子中間的青空裏，望得見烟火滿天。窗玻璃在砲聲裏要落下來似地震響着。人們都屏住了呼吸，話也沒有。我們也關上門躲在房子裏，窒息似的悲哀和恐怖脹滿了胸懷。

「只怕死了不少吧？」

「嗯。」

紅鬼抱着兩支手腕，腦袋深深地低垂着，不想離開椅子。

到晚上，戰事好像告了一段落。砲聲也沉寂下來了。鬆了一口氣，我一面聽着飛機聲漸漸遠去，於是下樓到廚房去弄飯。在陰暗的廚房裏，從僅僅打開了的一面窗戶，白的光線和街市吵鬧的聲音被吸收了進來。無論那個人的臉，都像不高興的時候似的，板着。好像被砲彈緊張了的神情還沒有完全溶解似的。白俄女人正在燒着的一大塊牛排，發出嗞嗞的聲音，挑起了我心裏的焦燥，不知道怎的，總想早點一頭鑽到自己的房子裏去，弄得不能好好地用小刀子剝馬鈴薯。

「他媽的！西崽，西崽！」

那個四十左右的獨身男子在喊着，捏緊拳頭在廚房裏來回的走。過不一會用英文向我質問了：

「喂！西崽是你叫他做甚麼去了嗎？不是你一個人用的呀！」

「我不知道呀！」

「噫！這……」

「什麼？」

「好極好極，日本人佔領了，吃的東西都可以便宜起來。」

哦哦，隨着戰局的惡化，連這種野狗都改變態度了。

「便宜也許會便宜點，……但是，便宜到不要本錢，白送，總不會有吧？」

老實的人也有，那個年輕的大嘍的白俄女人，不屑的瞟着那個四十多歲的男子，向我這樣說了。這是大場的中國軍隊撤退了以後，這幢房子裏住的人頭一次同我談話。成者是他們覺得難為情，再不然就是可憐我們。

男的也沒有回答她的話，仍然在罵。

「狗雜種！西崽！西崽！」

我也懶得就什麼。靜悄悄地把飯弄好了就走了出來。心裏，和悲哀相像的憤恨在沸騰着。

到了三層樓上的樓門口的時候，忽然看見了張忠明在那薄暮的暗淡的光線中間蹲着。不想同誰講話就走過去。但是，小張不是在那裏哭麼？我突然站住了。

「哎呀，小張！你在哭啦？」

他不答應。

「那個混賬傢伙又偷了你什麼東西麼？」

他抬起了那脹紅了血的眼睛，急急的否認了：

「不是的，你到外面去看看罷，從南市逃難出來的人，一羣一羣地……」

他用手拭一拭眼淚，哽咽着：

「我，氣死了，氣死了，簡直不忍着。小孩子們……滿身是傷的也多得……他
們逃到什麼地方去呢？以後又怎麼辦呢？……可憐可憐……中國，我們，怎麼得了呀！

……」

「小張！不要哭了，大人不好哭的，喂……小張！」

我用了很大的聲音，差不多像吼一樣的叫了，把他的粗壯的手腕捉住，同時我自己的眼睛也熱了起來。

「喂！來罷，來看一看！」

紅鬼從屋裏伸出頭來：

「怎麼一回事？」

「小張哭起來了呢！」說着我自己也哭了。

「南市……南市……」

「蠢呀！」

紅鬼走近我和張忠明的身傍，臉上浮着靜靜的微笑，但兩隻眼睛却急促睜着淚光，用兩支手拍着我們兩個的肩頭。

「這還不過是剛剛開始呀！小張！我們要的是最後的……」

（金宗武譯）

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

實價二角五分

編者

出版者

總經售處

經售處

現實出版社

現實出版社

漢口交通路四十號
大路書店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出版

1000

